



服部文庫  
117  
86  
4



117  
86  
4

聖代醉編卷之九

姑蘇張鼎思睿父父輯

蒼梧楊際會士遇父校

經傳立名

聖人制作曰經賢者著述曰傳鄭玄注毛詩曰箋或云

毛公嘗為北郡太守玄是北郡人故以為敬何休註公

羊傳曰何氏學或云休謙詞受學於師也見博物志

漢儒釋經易有略書有故詩有細春秋有微

陸文裕公曰先秦兩漢間書名爾雅曰故者如毛詩故

魯故后氏故翰故杜林蒼頡故曰微者如左氏微鐸氏



微張氏微虞卿微曰通者如陸君通白虎通風俗通魏晉而下則華靡矣宋王景文有總聞聞音曰音韻聞訓曰字義聞章曰分數聞句曰句讀聞字曰字畫聞事曰事實聞人曰人姓號聞物曰鳥獸草木器物聞地曰山川土壤州縣鄉洛之類聞共十聞每篇為總聞又有聞風聞雅聞頌等觀其命名已得古意惜未得其書而讀之也戊戌歲借錄於李文選開先其書頗與朱傳不合亦多前人所未發云

何休美公羊學遂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鄭玄乃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休見而嘆曰康成乃入室操吾戈以伐我乎

注丹作易通論七篇世號注君通杜撫作詩題約義通學者傳之曰杜君法馬融作周官傳授謝該通解左氏疑滯名謝氏釋

石經

方仁聲石經跋尾云石經殘碑在洛陽張景元家世傳蔡中郎書未知何所據漢靈帝熹平四年邕以古文篆隸三體書五經刻石於太學至魏正始中又為石經相承謂之七經正字今此所傳皆一體篆書必魏世所立者然唐經籍志又有邕金字論語二卷豈邕五經之外

復為此乎據隋經籍志凡言一字石經皆魏世所為有一字論語二卷不言作者之名而唐遂以為蔡邕所作則又疑唐史傳之之誤也蓋自北齊遷邕石經于鄴都至河濱岸崩石沒于水者幾半隋開皇中又自鄴運至長安未及緝理尋以兵亂廢棄唐初魏公鳩集所餘十不獲一而傳拓之本猶存祕府前史所謂三字石經者即邕所書然當時一字石經存者猶十數卷而三字石經止數卷而已由是知漢經之亡久矣不能若此之多也魏石經近世猶存至五代堙滅殆盡往年洛陽守因閱營造司所棄碎石識而收之遂搜訪凡得尚書儀禮論語合數十段又有公羊碑一段在長安其上有馬日磾等各號者魏世用日磾等題名本在禮記碑而此乃公羊碑上益知非邕所為也尚書論語之文與今多不同者非孔安國鄭康成所傳之本也獨公羊當時無他本故其文與今文無異然皆殘缺已甚句讀斷絕一篇之中或不存數字可勝嘆惜哉予嘗謂物之不幸者莫甚於書自隋牛洪已言書有五厄由洪至今其厄又可知矣夫著之金石宜若可傳於無窮而不幸且如是至於夷狄荒唐亂世之言晏然享天下厚奉歷千有餘歲而未聞遭詆訶之厄彼亦何幸而至此豈天終不佑吾

道耶吾友鄧人董堯卿自洛陽持石經紙本歸新然實之如金玉而予又從而考之其勤如是予二人亦可謂有志於斯文矣紹聖甲戌秋八月題

泊宅編

漢石經靈帝時蔡邕與堂谿典楊賜等建請邕書刻石立太學門外晉惠帝時裴頠奏修國學刻石寫經比史劉芳傳芳造石經

于太學學者文字不正多往質焉號劉石經唐石經文宗時鄭覃以宰相兼祭酒建言乃表周墀崔球張次宗孔孟業等是正其文刻于石宋石經胡恢所書蜀王孟昶嘗立石經於成都

揚用修云漢靈帝光和元年刻石載五經文於太學請前此初刻也熹平四年帝許蔡邕等之請邕自書於碑立於太學門外此再刻也魏正始中又立古篆隸

三體石經古文用鳥跡科斗體篆效史籀李斯胡毋敬體隸用程邈體晉永嘉中王彌劉曜入洛焚毀過半魏世宗神龜元年從崔光之請補石經唐天寶中刻九經

于長安禮記以月令為首從李林甫請也

丹書

用修云大戴禮武王踐祚三日召師尚父而問曰黃帝顓頊之道存乎意亦忽不可得見歟師尚父曰在丹書其言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

者凶注不解丹書為何物按左傳襄公二十三年斐豹  
隸也著於丹書注犯罪沒為官奴以丹書其罪近世魏  
律緣坐沒配為樂工雜戶者皆以赤紙為籍其卷以鉛  
軸此亦古人丹書之遺法據此則丹書古人之法律書  
名也蓋戒人之怠與欲而勉以敬義失敬義則人怠欲  
而隸於刑矣然以法律之書而陳敬義之訓先王以道  
治天下而不恃乎法其亦異乎鄭書晉鼎乎余按用修  
之說甚善然以左傳斐豹事及魏律證丹書為刑書則  
似未確蓋丹書乃黃帝所以自警戒勝怠數句名曰瑞  
書黃帝既作戒于丹書又作巾几之銘又命孔甲為箴  
盥等銘以彌縫其闕是丹書乃箴銘之類以丹書之故  
成王問黃帝顓頊之道周公舉此告王而王聞書之言  
惕若恐懼退為戒書几席盥盤戶牖觴豆莫不有銘亦  
如黃帝巾几之有銘也蓋著于器者為銘書于策者為  
書總是一物原無刑律之說用修之言似牽合耳然其  
意則善之善者也

史記太任生昌有聖瑞尚書帝命驗云季秋之月甲子  
赤爵啣丹書入於鄧止于昌戶其書云然則丹書者  
黃帝瑞書而赤爵啣以授周為周之瑞其非刑書明矣  
若刑書自是丹書不可強同

史記卷之九

卷之九

四

漢高紀丹書鐵券然則封功臣亦以丹書丹書之不可  
強而一此又一證

太公丹書大戴禮武王踐祚篇載之甚備悉錄以遺好  
古君子云武王踐祚三日召士大夫而問焉曰惡有藏  
之約行之行萬世可以為子孫常者乎皆曰未得聞也  
然後召師尚父而問焉曰黃帝顓帝之道可得見與師  
尚父曰在丹書王欲聞之則齋矣王齋三日尚父端冕  
奉書道書之言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  
從欲勝義者凶凡事不强則枉弗敬則不正枉者滅廢  
敬者萬世藏之約行之行可以為子孫常者此言之謂

也又曰以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百世以不仁得之以  
不仁守之其量十世以不仁得之以不仁守之必及其  
世王聞書之言惕若恐懼退以為戒書於席之四端為  
銘前左端曰安樂必敬前右端曰無行可悔後左端曰  
一反一側亦不可以忘後右端曰所監不遠視爾所代  
几之銘曰皇皇惟敬 生敬 生嘏 戕 鑑之銘  
曰見爾前慮爾後與盤之銘曰與其溺于人也寧溺于  
淵溺于淵猶可游也溺于人不可救也楹之銘曰母曰  
胡殘其禍將然母曰胡害其禍將大母曰胡傷其禍將  
長杖之銘曰惡乎危於念寔惡乎失道於嗜欲惡乎相

志于富貴帶之銘曰火滅脩容謹戒必共共則壽履之  
銘曰謹之勞勞之富觴豆之銘曰夫名難得而易失無  
勤弗志而曰我知之乎無勤弗及而曰我杖之乎擾阻  
以泥之若風將至必先搖搖雖有聖人不能為謀也牖  
之銘曰隨天之時以地之財敬祀皇天敬以先時劔之  
銘曰帶之以為服動必行德行德則興倍德則崩弓之  
銘曰屈申之義發之行之無忘自過矛之銘曰造矛造  
矛少聞弗忍終身之羞予一人所聞以戒後世子孫凡  
十六銘賈誼政事書所陳教太子一節千餘言皆此書  
保傳篇之文然及胡亥趙高之事則為漢儒所作可知  
矣漢昭帝紀通保傳傳文顏注曰賈誼作在禮大戴記  
其此書乎荀卿議兵篇教勝怠則吉怠勝教則滅計勝  
欲則從欲勝計則凶蓋出諸此  
群書注中載武王銘又多與大戴禮不同後漢朱穆傳  
注引大公陰謀武王衣之銘曰桑蠶苦女工難得新捐  
故後必寒鏡銘曰以鏡自照見形容以人自照見吉凶  
觴銘曰樂極則悲沈酒致非社稷為危崔駰傳注引太  
公金匱武王曰吾欲造起居之識隨之以身几之書曰  
安無忘危存無忘亡熟惟二者必後無凶杖之書曰輔  
人無倚扶人無斜太平御覽諸書引太公陰謀筆之書



曰毫毛茂茂陷水可脫陷文不活箠之書曰馬不可極  
民不可劇馬極則躓民劇則敗又引金匱其冠銘曰寵  
以著首將身不正遺為德外書履曰行必慮正無懷僥  
倖書劔曰常以服兵而行道德行則福廢則覆書車曰  
自致者急載人者緩取欲無度自致而反書鏡曰以鏡  
自照則知吉凶門之書曰敬遇賓客貴賤無二戶之書  
曰出畏之入懼之牖之書曰闕望審且念所得可思所  
忘鑰之書曰昏謹守深察訛硯之書曰石墨相著而黑  
邪心讒言無得汙白書鋒曰忍之須臾乃全汝軀書刀  
曰刀利磴磴無為汝開書井曰原泉滑滑連旱則涸  
事有常賦歛有節蔡邕銘論謂武王殘阼咨于太師作  
席几楹杖器械之銘十有八章叅汝金匱陰謀之書則  
不止於十八章矣又考古今原始載黃帝中几之銘曰  
毋掩弱無侮德毋違同毋傲禮毋謀非德毋犯非義此  
成周諸銘之始併錄於此

易林

馮玄岳曰焦氏易林其辭古雅秀逸其中皆有深旨如  
曰人面鬼口長舌如斧斷破珊瑚璉殷商絕祀言女禍也  
多虛少實語不可知尊空無酒飛言如雨言讒昌也登  
階上堂見吾父兄左酒右漿與福相迎言退樂也南行

載鎧登履九魁車傷牛罷日暮嗟咨戒行險也家在海  
 隅繞短流深企立望宋無木以趨悲寡援也去辛就夢  
 毒愈酷甚避井入坑憂患日生即詩人蹙蹙靡所騁之  
 旨也三驪負衡南取芝香秋蘭芬馥利我少姜喻悅賢  
 也長女三嫁進退多態譏不知止也千雀萬鳩與鷄為  
 仇威勢不敵雖衆無益畏權貴也大樹之子百條共母  
 當夏六月枝葉盛茂鸞鳳以庇召伯遊暑翩翩偃仰各  
 得其所羨吏隱也五婺解墮頓斬獨宿憂為身福喜遠  
 色也環緒倚鈕斗升屬口羞小利也敵笥在梁魴逸不  
 禁刺無政也三姬治民不勝其任又三手六月政多煩

感戒多門也東風啓戶隱伏懼喜懷仁澤也萬藟蒙  
 華不得實疾佞蔽也他如張羅搏鳩烏麗其災如從蝟  
 見虎雖危無始如三狸捕鼠遮遏前後如天之與隅堯  
 舜所居如酒為歡伯除憂來樂如簪短帶長出思苦窮  
 如乾作聖男坤為智女如齟齬齧貧鬼相責如鳧雁  
 啞啞以水為家如精誠所在神為之輔如躑躅踟蹰撫  
 心搔頭如汶山蹲鴟肥脂多脂如戴鏡望天不見星辰  
 如陰淫不止白馬為海如方口圓舌為知樞門如九雁  
 列陣雌獨不群如雷君出裝隱隱西行如道涉多阪牛  
 馬蜿蜒其語尤奇

楊用修曰焦氏易林西京文字也辭皆古韻與毛詩楚詞叶音相合或似詩或似樂府童謠觀者但以占卜書視之過矣如夾河為昏期至無舩搖心失望不見所歡如三驪負衡南取芝香秋蘭芬馥利我少姜如齟齬齧齧貧鬼相責無有歡怡一日九結如三夫共妻莫適為雌子無姓氏父不可知其辭古雅魏晉以後詩人莫及又如憂思約帶即古詩去家日以遠衣帶日以緩也而以四字盡之如簪短帶長尤為奧妙簪短即毛詩首如飛蓬也帶長即衣帶日以緩也兩詩意以四字盡之解我胸春即毛詩憂心如擣也影略用之最為玄妙且其

古之文人亦多用之六目睽睽韓文祖之曰萬目睽睽九雁列陣王勃滕王閣序用之酒為歡伯白雲如帶穴蟻封戶天將大雨唐詩多用之他如雌鷺生鵬又文山鴻豹肥脂多脂馮名鴻豹以馮善食鴻為馮之豹猶言魚鷹也亦僅見此可補爾雅其云例如旦飢即詩怒如調飢據韓詩作朝飢言朝飢難忍也此云旦飢蓋與韓詩合可證調飢為朝飢無疑也其云大樹之子百條共母當夏六月棧葉盛茂鷺鳳以庇召伯遊暑遊暑避暑也此即用詩甘棠事遊暑憇甘棠蓋古說如此今注謂召伯聽訟於甘棠之下成周之時制度文物備矣豈

有以召伯之貴而坐於甘棠樹下如老人里長斷爭雜  
之訟者乎遊暑之說蓋近於人情物理也其曰舜登大  
禹石夷之野又可證禹生石紐村之事此皆有裨於經  
史又不但為修辭之助而已

汲冢

汲冢周書乃汲郡人不準發魏襄王墓得之其文甚奇  
而古雖間有駁者要非先秦以後書也周祝解曰角之  
美殺其牛榮華之言後有茅又曰狐有牙而不敢以擬  
勢居小者不能為大又二人同術誰昭誰暝二虎同穴  
誰死誰生又維彼幽心是生包維彼大心是日雄維彼  
忌心是生勝銓法解曰飾貌者不靜假節者不平武師  
解曰天道尚右日月西移地道尚左萬川東流人道尚  
中耳目役心吉禮左還順地以利本武禮右還順天以  
利兵將居中軍順人以利陣命訓解曰正人莫如有極  
道天莫如無極道夫有極則不威不威則不昭正人無  
極則不信不信則不行其言皆近道若克殷解世俘解  
所稱斬射之酷馘俘之多不經甚矣山齋雜錄  
王會圖所貢諸物其尤異者穢人之前兒也良夷之在  
子也周頭之輝駘也義渠之茲白也史林之尊耳也渠  
叟之鼯犬也樓煩之星施也蜀人之文翰也夷之闍采

也康民之桴茲也州靡之費費也都郭之生生也奇翰  
 之善芳也高夷之噍羊也不令支之玄模也不屠何之  
 青能也數楚之每牛也權扶之三目也前兒若獼猴立  
 行聲似小兒在子獸身人首脂其腹灸之霍霍鳴輝絃  
 去羊也茲白者若白馬鋸牙食虎豹尊耳者身若虎豹  
 尾長三尺鼬犬者露犬也能飛食虎豹星施者珥旄也  
 文翰者若臯雞聞采生火中色墨面光其堅若鐵桴茲  
 者其實如李食之宜子費費即山都也生生若黃狗人  
 面能言善芳者頭若雉雞佩之令人不昧噍羊者羊而  
 四角玄模黑狐也每牛者牛之小者也王之有光明者  
 曰三目其形甚小嗟乎明王之世貢有經獻有令而又  
 何用此異物陳於赤奕陰羽之前乎其為後人之侈言  
 也山齋雜錄按史林當是夾林尊耳當是酋耳獸身人首當  
 是鼈身令人不昧當是不昧善芳一作孟芳赤奕奕帳  
 也陰羽陰鶴也以羽飾帳也然王會異物亦不止此如  
 揚州之禺禺也俞人之雖馬也且甌之文蜃也共人之  
 玄貝也海陽之大蟬也區陽之鼈封也獨鹿之叩叩也  
 白州之北閭也魚復之鐘牛也禺禺魚名解隄寇雖馬  
 一角大者曰麟文蜃大蛤也玄貝黑貝也鼈封若堯前  
 後有首叩叩獸似距虛負厥而走北閭其華若羽伐其

本以為車終行不敗鐘牛鐘而似牛形者乃其四夷國  
名亦多古奧如以肅慎為稷慎韓穢為穢人樂浪之夷  
為良夷東甌為且甌吳越之蠻為共人高句麗為高夷  
至于自深貢桂規矩以麒麟西申以鳳鳥丘羗鸞鳥巴  
人以此翼鳥方揚以皇鳥皇鳥配鳳者也方人以孔鳥  
孔與鸞配者也卜人以丹沙倉吾以翡翠翡翠者所以  
取羽其國名皆異官有彌宗郭叔為天子菜幣要服之  
內曰比肥外臺臺四隅張赤奕為諸侯欲息者皆息焉  
命之曰爻閭注侯稱爻末篇引伊尹四方令內有江歷  
龍用注江歷珠名龍角龍解角也其夷有正北大夏

樓煩月氏東胡等名與漢書同其來舊矣  
易舉正

唐蘇州司戶參軍郭京有周易舉正三卷云曾輔得王  
輔嗣韓康伯手寫注定傳授真本今錄其可取者與今  
傳不出者于此屯六三象曰即鹿無虞何以從禽也今  
脫何字師六五田有禽利執之元本之字行書向下引  
脚稍類言字轉寫相仍誤作言比九五象曰失前禽舍  
逆取順也今誤倒其句隨大亨利貞無咎注相隨而不  
為利貞災之道也今脫利字賁亨不利有攸往今作小  
利剝豕曰剝剝落也今脫一剝字无妄豕動而愈健今

脫一愈字大畜上九象何天之衢亨道大行也今脫一  
亨字大過九五老婦得其少夫定本少字蟲傷類于士  
字遂悞為士夫坎卦習坎上脫坎字大壯六五喪牛于  
易今作羊大壯之義莫先于牛義可見矣明夷上六至  
晦今脫至字悞增不明字蹇象君子以正身修德今作  
反字九三往蹇來正今作來反九四包失魚注云有其  
魚故失之也今作無魚姤女壯勿用取彖曰姤遇也柔  
遇剛也女壯勿用取不可與長也今繇辭取字下多女  
字彖辭取字上脫女壯字取字下多女字困初六象曰  
入于幽谷不明也今谷字下多幽字九五似杞包庇今  
作以字鼎彖聖人亨以亨上帝以養聖賢注云聖人用  
之上以享上帝而下以養聖賢今多而大亨三字漸象  
曰君子以居賢德善風俗注云賢德以止巽則居風俗  
以止巽乃善今脫風字婦妹彖女歸吉也多也字六五  
象不如其娣之袂良也多也字豐九四象遇其夷主吉  
志行也今脫志字旅初六斲其所取災斲賤之義今作  
斯此之義巽彖重巽以申命命乃行也句誤作註渙彖  
辭利涉大川下脫利貞字節彖辭中正以通下然後乃  
亨也一句悞作注中孚彖豚魚信及也今及字下多豚  
魚二字小過彖柔得中是以可小事也今脫可字而事

字下誤增吉字六五象曰密雲不雨已止也注陽已止  
下故也今本作已上繫辭不見利不動今作勸字危以  
動則民不輔也今作與字二多譽四多懼注云懼近也  
今本誤以近也字為正文而注中又脫懼字說卦乾以  
居之今作君字序卦始生必蒙今作物字蒙者蒙昧也  
今缺昧字比者親比也今脫親字雜卦蒙稚而著今作  
雜字道藏中有此書晁公武所進易解多引用之  
泰六四象翩翩不富皆反實也今作失字蓋下是坤位  
本實之處故曰反實

乾卦其惟聖人乎王肅本作愚人後 句始作聖人見

陸德明釋文

有所疑

君子征凶有所疑也疑舊作礙謂畜道已成是陰盛抗  
陽之時也陰抗陽如小人害君子其徑路必為布置阻  
礙動則不利君子安得行乎礙且與韻叶

何天之衢

何天之衢亨何梁武帝作荷負也王延壽魯靈光殿賦  
云直荷天衢以元亨程子曰天之衢亨誤加何字朱子  
曰何天之衢何其通達之甚也讚之也俞玉吾集說引  
晦叔王氏曰荷當作行以上四說均于易有裨而晦叔



王氏似充簡明

坎不盈

坎不盈祇既平祇鄭作坻水渚也詩宛在水中坻說文云小渚坎之象也澤水盈科而後進九五坎中之陽流而不盈適平於坻而已蓋陽剛中正而能出險之象

晉如鼫鼠

鼫鼠子夏康成皆作碩碩大也三四五艮象鼠九陽為大鼠本艸指為螻蛄項本菴以土狗言皆非

其來復吉

其來復吉乃得中也唐李鼎祚本有無所往三字

漸之進也

瀘川毛氏曰易未有一義而名兩卦者晉進也漸非進以漸而進也之字當作漸字

坤為柄

俞氏曰柄當作柶柶性圜轉而曲坤性執方而直故乾圜坤柶相反也

說卦震為龍與乾同故虞翻于寶本作駟荀爽九家集解兌後有二曰為常為輔頰注云常西方神也

演易

淳于俊對高貴鄉公曰包犧因燧皇之圖而制八卦神

農演之為六十四漢魏間人士守經甚嚴斯言必有所本

三易

周禮太卜掌三易之法于今升注云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此小成之易也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此連山之易也初乾初夷初艮初兌初犖初離初釐初巽此歸藏之易也小成者伏羲之易也而文王之書也而商人因之夏得人統故歲首建寅而卦首艮商得地統故歲首建丑而卦首坤周得天統故歲首建子而卦首乾伏羲之易小成為先天神農之易中成為中天黃帝之易大成為後天子按邵康節之易先天後天其源出于此今之讀易者知有先天後天而不知有中天讀尚書者知有古文今文而不知有中文可乎

卦爻名義

易者廬蟻之名守官是矣守官即蟻蟻也與龍通故可禱雨與蚪同形故能嘔電身色無恒曰十二變是則易者取其變也彖者茅犀之名豨神是矣豕亦曰茅犀狀如犀而小角善知吉凶交廣有之士人名曰豨神犀形獨角知幾知祥是則彖者取於幾也象大荒之獸也人希

見生象也按其圖以想其形名之曰像故其為字從人  
於象也孔穎達曰卦者掛也掛之于壁也蓋懸物之杖  
也木經云爻者交疏之窓也其字象窓形今之象眼窓  
也所取於爻者義取于旁通所取於卦者懸有大小也

卦字解

楊用修曰孔穎達曰卦者掛也掛之于壁也蓋懸物之  
杖諸儒皆用其說無有他解竊謂卦者圭也古者造律  
制量六十四黍為一圭則六十四象總名為卦可也應  
劭曰圭者自然之形陰陽之始卦者亦自然之形陰陽  
之象其為字也從卜為義從圭為聲亦兼義也古云圭  
亦音卦今挂字從手為義從圭為聲則圭即音卦可證  
矣

諸卦反對

周易雜卦自乾坤以至需訟皆以兩兩相從而明相反  
之義若大過至夬八卦則否蓋傳者之失也東坡始正  
之元本云太過顛也姤遇也柔遇剛也漸女歸待男行  
也頤養正也既濟定也歸妹女之終也未濟男之窮也  
夬決也剛決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坡改云頤養  
正也大過顛也姤遇也柔遇剛也夬決也剛決柔也君  
子道長小人道憂也漸女歸待男行也歸妹女之終也

既濟定也未濟男之窮也如此而相從之次相反之義  
煥然若合符節矣

### 尚書錯簡

洪容齋曰尚書洪範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  
曰星辰五曰曆數便合繼之以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  
尹惟日至于月之從星則以風雨一章乃接五皇極以  
簡編脫誤故失其先後之次五皇極之中蓋亦有雜九  
五福之文者如歛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凡厥正人既  
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華于其無好  
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及上文而康而色曰予使  
好德汝則錫之福是也余今考之似是又曰康誥自惟  
三月哉生魄至乃洪大誥治四十八字乃是洛誥合在  
篇首周公拜手之前今考書註亦云又曰武成一篇王  
荆公始正之自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即繼以底商之  
罪告于皇天后土至一戎衣天下大定乃繼以厥四月  
哉生明至于小子其承厥志然後乃反商政以訖終篇  
則首尾亦粲然不紊今書考定武城與此不同然亦有  
理

### 晁景透經說

晁以道易規謂易之學者所謂應所謂位所謂承乘所

謂主皆非是大抵繫辭言卦爻象數剛柔變化之類非  
一未常及初應四二應五三應六也以陽居陽以陰居  
陰為得位得位者吉以陽居陰以陰居陽為失位失位  
者凶然則九五九三六二六四俱善乎六五六三九二  
九四俱不善乎既為有應無應得位不得位之說而求  
之或不通則又為承乘之說謂陰承陽則順陽承陰則  
逆剛承柔則吉柔承剛則凶其不思亦甚矣又必以位  
而論中正如六二九五為中且正則六五九二俱不善  
乎初上三四未不得用中乎卦各有主而一槩主之於  
五亦非此說雖與諸儒大戾然易者隨時變易之意若  
以一法觀易似失變易本旨晁說未必無見

以道之論尚書有曰予于堯典見天文矣而言四時者  
不知中星禹貢敷土治水而言九州者不知水經洪範  
性命之原而言九疇者不知數舜于四凶以堯庭之舊  
而流放竄殛之穆王將善其祥刑而先醜其耄荒湯之  
伐桀出不意而奪農時文王受命為僭王召公之不說  
類乎無上太甲以不順伊尹而放羣叔才有流言而誅  
啓行擊戮之刑以誓不用命盤庚行剗殄之刑而遷國  
周人飲酒而死魯人不板幹而屋誅先時不及時而殺  
無赦威不足訖老不足敬禍不足畏凶德不足忌之類

惟此經遭秦火之後孔壁朽折之餘孔安國初以隸篆推科斗既而古今文字錯出東京乃取直於杜林傳至唐彌不能一明皇帝詔衛包悉以今文易之其去本幾何其遠矣今之學者盡信不疑殆如手授於洙泗間不亦惑乎

其論詩序云作詩者不必有序今之說者曰序與詩同作無乃惑歟且逸詩之傳者岐下之石鼓也又安覩序邪謂晉武公盜立秦仲者石勒之流秦襄公取周地皆不應美文王有聲為 伐是文王以伐紂為志武王以伐紂為功庭燎沔水鶴鳴白駒箴規誨刺於宣王則雲漢韓奕崧高烝民之作妄也未有小雅之惡如此而大雅之善如彼者也謂子矜候人采芣之序駢蔓無益摻木日月之序為自戾定之方中木瓜之序為不純孟子荀卿左氏賈誼劉向漢諸儒論語及詩多矣未嘗有一言以詩序為說者則序之所作晚矣洪景廬曰晁所當是否未敢輒言但其中有云秦康公隳穆公之業日稱兵于母家自喪服以尋干戈終身戰不知已而序渭陽稱其我見舅氏如母存焉是果純孝歟陳厲公弑佗代立而序墓門責佗無良師傅失其類矣予謂康公渭陽之詩乃贈送晉文公入晉時所作去其即位十六年

衰服用兵蓋晉襄公耳傳云子墨衰經者也康公送公  
子雍于晉蓋徇其請晉背約而與之戰康公何罪哉責  
其稱兵于母家則不可陳佗殺威公太子而代之故蔡  
人殺佗而立厲公非厲公罪也是說厲以申佗亦為不  
可按景廬議是二說誠是然朱子註說當時多不取小  
序則晁之諸說或亦一見因錄之

二南

毛詩序曰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南言  
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  
以教故繫之召公周南召南正始之道据文義周公

公二公字皆合為南字則與上下文相應蓋策誤耳王  
者之風恐不當繫之周公而先王之所以教又與召公  
自不相涉也容齋  
隨筆

說文與經傳不同

許叔重在東漢與馬融鄭康成輩不甚先後而所著說  
文引用經傳多與今文不同如引易百穀草木麗乎土  
為麓於地服牛乘馬為備音備牛乘馬夕惕若厲為若實  
其文蔚也為斐也乘馬班如為驢如天地網緼為壹壹  
緼有衣柳為衣絮用拯馬壯為用拊僮牛之牯為之告  
古與切角著橫木所以告也已事遄往為呂事以往吝

為遶嗜乾截為壘為的額為駟雜而不越為迭再三賣  
為黷夫乾確然為霍然書晉卦為晉巽為擗良為邑引  
書帝乃殂落為勛乃殂窟三苗為窳塞也音倅三苗勿以儉  
人為諛人諛問也無若丹朱傲為梟捷以記之為遲如顛  
木之有由藥為皂櫛云皂木生條也从由弓聲孔直訓  
作用非方鳩倂功為傍救期三百為稭藻火粉米為稊  
火糲米我興受其敗為受其退平秩東作為平豔直質  
反五品不孫為不慈又作唐書濬猷澮為睿稽疑為卜  
曰貞曰悔為每哉生魄為生霸普伯切斷斷猗為詔詔  
猗今汝聒聒為懸懸有夏氏之民叨贖為登登音古  
扞我於艱為救我在後之侗為在夏氏之訓尚不思於  
凶德為上不其峙乃糗糧為餼糧教胄子為教育子至  
于屬婦為嫻婦嫻音鄒妊身也有疾弗豫為不愈我之弗辟為  
不辨又圍圍升雲半有半無獯有爪而不敢以擲及以  
相陵悽維緇有稽彘巧言及高宗夢得說使百工負  
求得之傳岩之句皆云周書今所無也引詩既禡既禱  
為既禡新臺有泚為有玼焉得諼草為憲草牆有茨為  
有薺棘人樂樂為鬱鬱江之永矣為萊矣得此戚施為  
蠲蠲伐木許許為所所儻儻俟俟為伾伾俟俟嘽嘽駱  
馬又作痠痠赤鳥几几為已已又為擊擊音慳民之方殿



屎為方唵呬混夷駮矣為犬夷呬矣陶復陶穴為陶窞  
其會如林為其旒國步斯頻為斯曠滌滌山川為蔽蔽  
憂心悄悄為奕奕从火干聲直庶切公尸來止熏熏注  
和說也為來燕醺醺嬛嬛在疚為粦粦在安納於凌陰  
為媵陰鬢髮如雲為今髮注稠也屢舞 為娵娵注  
即移切桃之夭夭為媿媿注女子笑貌亦有和羨字作  
鬻會弁如星字作體禮記質明作晰明又有知天文者  
冠鷓左傳女摯不過棗栗為棗栗从木辛聲側詵切謂  
之饗饗為鈇諸侯敵王所愾為 龍涼為隴涼芟夷為  
發夷圭竇為圭窳澤之萑蒲為 澤之日藥衷甸兩牡  
中仰一轅楸柎藉幹為楸部薦 榦公羊闕然公子陽  
為覲然注火冉切暫見也國語 脫飯不及壺飡為飡飯  
不及一食論語羿善射為羿善射文質彬彬為份份荷  
蕢為荷史襄裘為結衣又有路已之足一句孟子源源  
而來為譟譟音願徐也接浙為况浙其兩切乾漬米也  
成甌為甌曾西翹然為欬然从欠未聲孝子之心為不  
若是恧為是恧

經傳考異

隨筆云伏氏口傳與經傳所引有文異而有益於經有  
文異而無益於經有文異而音同有文異而義同者以

閏月定四時成歲古文定作正開元誤作定晁景迂云舜讓

于德弗嗣班固典引作不台史記自序唐堯遜位虞舜不台在治忽今

文作采政忽史記作未始滑漢書作七始詠忽又或作

曾鄭康成曰笏也大傳大誥曰民儀有十夫王莽作大誥曰民獻儀九萬夫蓋本

于又康誥曰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俊德今無俊字伊

訓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漢歷志作惟太甲元年十有

二月乙丑朔是朔旦冬至之歲高宗亮陰禮記作諒闇注讀為梁鷦

漢五行志作涼陰太傳作梁闇予若觀火周禮注謂今

燕俗名湯熱為觀微予我其發出狂史記宋世家狂作

往注引鄭康成曰我其起作出往也君奭天難謀王

切焉大戴記則曰譬猶坊焉洪漢人引經間有可以證其

闕誤然其傳繆亦不為無之又不可以漢人所引為是

蓋各得其師不同如此學者折衷於理可也

石經異句

蔡邕石經與今文不同者殊多東觀餘論畧記之如書

女母翁侮成人今作女母侮老成人保后胥高今作保

后胥戚女永勸憂今作汝誕勸憂女有近則在乃心今

近作戕女此猶念以相從今作汝分猷各翁中今作各

設中爾謂朕曷祗動萬民以遷今作爾謂朕曷震動天

既付命今付作符曰陳其五行今作汨陳天命自亮以

良印心平編

民祇懼今亮作度以作治懷保小人惠于矜寡今人作  
民于作鮮母兄曰今作無皇曰則兄自敬德今兄作皇  
且以前人之微言今作受人之微言是罔顯哉厥世今  
哉作在文王之光今作耿光通殷就大命今作達殷集  
大命論語意與之與今意作抑孝于惟孝今于作乎朝  
聞道夕死可也今也作矣是魯孔丘與曰是知津矣今  
作是魯孔丘與曰是也曰是知津矣耷不耷子路以告  
孔子撫然今作耷而不耷子路行以告夫子撫然置其  
杖而耘今置作植其所已乎今作其斯而已矣譬諸官  
牆今諸作之賈諸賈之哉今賈作沽恨不見其全也

韓退之論語解

李漢序韓文曰有論語解十卷吾吳南濠都氏家藏古  
本韓文中所有之但其說時與今不同如六十而耳順解  
云耳當為爾猶言如此也曾謂太山不如林放乎謂當  
作為言冉有為太山非禮也宰予晝寢晝當作晝宰予  
四科十哲安得有晝寢之責人之生也直德字之誤人  
生稟天地之大德也子所雅言言作音字之誤三嗅而  
作嗅當作鳴鴟之鴟雉之聲也子在回何敢死死當作  
先浴乎沂浴當作浴君子而不仁者仁當作備以杖叩  
其脛叩當作指君子貞而不諒諒當作讓孔子時其亡

時當作待鄉原德之賊鄉原當作內柔以上諸說朱子謂其鄙淺復曰為伊川之學者皆取之退之有答侯生書曰愈昔註其書而不敢過求其意取聖人之旨而合之則足以信後生輩耳

### 周禮

王文恪公曰常疑周禮皆經世大典中載夷隸掌與鳥言貉隸掌與獸言庶氏以嘉草攻毒蠱若族氏掌覆天鳥之巢則書十日十二辰十二月十二歲二十八宿之號去天鳥則以救日之弓救月之矢夜射之它如草莽以薰蠹虫蜃炭以攻蠱虫牡犛以瘠蠹龜牡犛午貫以齒以殺水虫之神何若是之瑣屑而亦豈必盡可用耶及觀越裳氏迷於歸路公為作指南車期年而至國指南之鍼陰陽家至今用之方隅立定又以陽城土圭測日自王城四面去十里則城一寸乃知聖人精義入神有如此者公自謂多材多藝孔子謂之才之美其謂是耶

震澤長語

### 麻衣心法

麻衣正易心法四十二章朱子謂其掇於老佛醫卜之說然其立論甚奇如謂學易者當於羲皇心地上馳騁無於周禮注脚下盤旋周禮猶謂之註脚况後世之紛

紛乎

外國書

五代廣順中高麗進別敘孝經一卷記孔子所生及弟子從學事又有孝經雌圖說日之環暈星之彗孛宋乾道中南詔使者言其國有五經廣註春秋後語三史加注張孟押韻集聖曆諸書歐陽公日本刀歌徐福行時經未焚逸書百篇今尚存令嚴不許傳中國舉世無人識古文由此觀之則尚書全文日本國尚有之也  
聖天子德威遠播梯航日出之邦聖賢遺書必有隨玉帛而來者此千古大快事也

帝王遺言

漢初去聖未遠帝王遺書猶有存者賈誼書脩政語引黃帝曰道若川谷之水其出無已其行無止顏頊曰至道不可道也至易不可易也功莫美於去惡而為善罪莫大於去善而為惡故吾非善善而已也善緣善也非惡惡而已也惡緣惡也吾日慎一日帝嚳曰緣巧者之事而學為巧行仁者之操而與為仁也故節仁之器以脩其財而身專其美矣德莫高于博愛人而政莫高于博利人故政莫大於信治莫大於仁吾慎此而已矣帝堯曰吾存心於先古加志於窮民痛萬姓之罹罪憂衆

生之不遂也故一民或饑曰此我饑之也一民或寒曰我寒之也一民有罪曰我陷之也帝舜曰吾盡吾敬而  
 以事吾上故見謂忠焉吾盡吾敬以接吾敵故見謂信  
 焉吾盡吾敬以使吾下故見謂仁焉吾取之以敬也吾  
 得之以敬也大禹諸侯會則問於諸侯曰諸侯以寡人  
 為驕乎朔日朝則問於士曰諸大夫以寡人為汰乎又  
 曰民無食也則我弗能使也功成而不利於民我弗能  
 勸也湯曰學聖王之道者譬其如日靜思而獨居譬其  
 若火舍學聖之道而靜居獨思譬其若去日之明於庭  
 而就火之於室也可以見小而不可以大知得賢而學

之得賢而與之譬其若登山乎

得不肖

而與之譬其若下淵乎是以明君明慎其舉而君子慎  
 與又曰藥食嘗於卑然後至於貴藥言獻於貴然後聞  
 於卑求道者不以目而以心取道者不以手而以耳致  
 道者以言入道者以忠積道者以信樹道者以人又引  
 周文王武王成王問粥子武王問王子旦師尚父淮南  
 人間訓引堯戒曰戰戰慄慄日慎一日人莫蹟於山而  
 蹟於堙此帝王大訓之存於漢者若高帝能除挾書之  
 律蕭相國能收秦博士官之書則倚相所讀者必不墜  
 矣

虞舜曰以學乃時而行此猶良藥也

神農夫負妻戴以治天下堯曰朕之比神農猶昏之仰

旦也

子尸

河間獻王曰湯稱學聖王之道譬如日焉靜居獨思譬如火焉夫捨學聖王之道若捨日之光獨思則若火之明也可以見小未可用太說苑

河間獻王曰禹稱民無食則我不能使也功成而不利於人則我不能勸也故疏河以導之鑿江通於九派五湖而定東海民亦勞矣然而不怨苦者利歸於民也

聖賢遺言

孔子曰誦詩讀書與古人居見尸子曾子曰誦詩讀書與古人居讀書誦詩與古人期見金樓子呂覽舜行德三年而三苗服孔子曰通乎德之情則孟門太行不為險矣故曰德之速疾乎以郵傳命此可以證孟子引孔子之言

孔子曰違山十里螻蛄之聲不絕於耳政事惡諱而善蕭說苑曰市有噍蛄之聲則朝有螟蟥之沸政之諱也甚矣

孔子曰智者見變思形愚者觀恠諱名李固奏記梁商孔子曰六誓可以觀義五誥可以觀仁甫刑可以觀誠

洪範可以觀度禹貢可以觀事臯陶謨可以觀治堯典

可以觀美見大傳文心雕龍云書標七觀固此孔叢子云帝典

觀美大禹謨禹貢觀事臯陶謨益稷觀政秦誓觀義與此畧異

莊子天運篇孔子見老聃歸三日不談弟子問曰夫子

見老聃亦將何規哉孔子曰吾乃今於是乎見龍龍合

而成體散而成章乘乎雲氣而養乎陰陽予口張而不

能嚙予又何規老聃哉太平御覽引莊子曰云孔子

曰吾與汝處於魯之時人用意如飛鴻者吾走狗而逐

之用意如井魚者吾為鉤繳以投之吾今見龍云云余

口張不能喻舌出不能縮又何規哉與今本異

子思子曰東戶季子之時道上鴈行而不拾遺餘糧宿

諸畝首餘糧棲畝本於此

河間獻王曰子貢問為政孔子曰富之既富乃教之此

治國之本也說苑○按論語乃冉有事今日子貢記異

子路無宿諾宰我無宿問大戴禮宰我云小子無宿問

顏淵死子曰天喪予子路死子曰天祝予天祝

予見公羊傳

子思曰君子以心導耳目小人以耳目導心

曾子曰好我者知吾美矣惡我者知吾惡矣博物志又

曰先憂事者後樂事先樂事後憂事大戴禮

及於八年



子思曰夫子之教必始於詩書而終於禮樂雜說不與焉荀子勸學亦曰其教則始乎誦經終乎讀禮其義則始乎爲士終乎爲聖人

許慎說文引孟子去齊澆浙而行澆音其兩切漉乾漬米言不待炊而行也異聞集李吉甫銘曰孟子去齊而澆浙唐本作澆字本許氏語今孟子作接字

孟子曰夫有意而不至者有矣未有無意而至者也見楊子脩身篇

孟子曰舜年五十而不失其孺子之心見坊記鄭注今本云五十而慕

孟子曰禹生石紐西夷人也見皇甫謐注史記六國論蓋鐵論引孟子曰居今之朝不易其俗而成千乘之勢不能一朝居也又云今之士今之大夫皆罪人也又云王者與人同而如彼者居使然也與今本不同又曰堯舜之道非遠人也而人弗思之耳又曰吾於河廣知德之至也今本無

意林孟子曰伊尹不以一介與人亦不取一介於人列女傳孟母曰禮將入門問孰存將上堂聲必揚將入戶視必下今曲禮闕上二句

說苑孟子曰人皆知糞其田而莫知糞其心糞田不過

利苗得粟糞心易行而得所欲何謂糞心博學多聞何謂易行一欲止淫此等語似非孟子口氣鮑照河清頌引孟語曰影從表瑞從德又曰孟軻曰千載一聖是旦暮也梁處士傳序引孟子曰今人之於爵祿得之若其生失之若其死

三經

唐制以禮記春秋左氏傳為大經詩周禮儀禮為中經易尚書春秋公穀傳為小經為是以簡帙繁簡為次第

逸禮

春秋正義引辨名記云倍人曰茂十人曰選倍選曰倍千人曰英倍英曰賢萬人曰傑倍傑曰聖禮記正義引之以為蔡氏白虎通引禮列名記曰五人曰茂十人曰選百人曰俊千人曰英倍英曰賢萬人曰桀萬桀曰聖蓋禮記逸篇

白虎通禮運記曰六情所以扶成五性也今禮運無此語

逸論語

初學記引逸論語曰璠璵魯之寶玉也說文引孔子曰美哉璠璵遠而望之奘若也近而視之瑟若也呂氏春秋曰孔子徑庭而趨歷階而上曰以璠璵收猶暴骸中

原也皆揚虎欲斂平子一事

說文引逸論語如王之瑩又王璩之璩弓其璩猛也

逸書

書大傳虞傳有九共篇引書曰予辨下土使民平平使民無傲殷傳有帝學篇引書曰施章乃服明上下豈伏生亦見古文逸篇耶大傳之序有嘉禾揄誥今本闕焉隋志有逸篇二卷出齊梁之間似孔壁中殘缺者唐有三卷徐邈注鄭漁仲謂書逸篇仲尼之時已亡恐未然賈子君道篇引書曰大道亶亶其去身不遠人皆有之舜獨以之亦逸書也

魯語展禽曰上甲微能帥契者也商人報焉孔叢子引書曰維高宗報上甲微亦逸書也

說文逸書不郊不蹊以成鳥獸又士民分之祿注均分以祿之也讀若算又朕實不明以俛叔父

孔子三朝

王伯學紀聞載孔子三朝一書引藝文志注孔子對魯哀公語也三朝見公故曰三朝大戴禮記千乘四代虞戴德誥志小辨用兵少問凡七篇今不知世間有此書否四代篇引詩云東有開明於時鷄三號以興庶虞庶虞動蜚征作嗇民執功百草咸淳馬融廣成用蜚征本

此虞戴德篇曰昔商老彭仲隗政之教大夫官之教士  
枝之教庶人仲隗不知何人小辨篇子曰綴學之徒安  
知忠信傳言以象反舌皆至象者象昏舌人之官也劉  
歆書綴學之士本此

禹碑

凡七十七字文云承帝曰嗟翼輔佐卿洲渚與登鳥獸  
之門參身洪流而明發爾興又旅忘家宿嶽麓庭智管  
形折心罔弗辰往求平定華嶽泰衡宗疏事衷勞餘伸  
裡鬱塞昏徙南瀆衍亨永制食備萬國其寧竄舞永奔  
此揚用脩所譯一本略有異同今與古文併錄于左

承帝曰嗟翼輔佐卿洲渚與登鳥獸  
之門參身洪流而明發爾興又旅忘家宿嶽麓庭智管  
形折心罔弗辰往求平定華嶽泰衡宗疏事衷勞餘伸  
裡鬱塞昏徙南瀆衍亨永制食備萬國其寧竄舞永奔

良部六卒編

卷之九

三

國其寧鼠舞蒸水奔

飫歌

武王克商作詩以遺後之人使永鑒焉以為飫歌名之曰支禮之立成者為飫其詩曰天之所支不可壞也其所壞亦不可支也武周制作大備而遺訓尤詳於歌咏所以入人深而歷世長此詩不見於雅頌作於克商之後亦可以見應天順人之舉不得已也玄亭閒話

琅邪代醉編卷之九終

琅邪代醉編卷之十

姑蘇張鼎思睿父父輯

攜李盛萬年恭伯父校

註語

群書註疏解說多有奇語如鄭氏月令註引汜勝之書曰土上肩板陳根可拔耕者急發又引孝經說曰地潤受澤謙虛開張含泉任萌茲物歸中魯郊以丹鷄祝曰以斯鞫音赤羽去魯侯之咎又如周官大祝註董仲舒救日食說曰炤炤大明濺滅無先柰何以陰侵陽以卑侵尊李善文選秋胡詩注引易歸藏曰君子戒車小人

戒徒

命射

大戴禮投壺篇末云弓既平張四侯且良夾拾有常既  
順乃讓乃損乃讓乃濟其堂乃節其行既志乃張射夫  
命射射者之聲御車之旌既獲棄莫此命射之辭也

古樂

夏侯太初辨樂論神農有網罟之歌伏羲有豐年之詠  
黃帝有龍袞之頌今名存而文亡矣元次山補樂歌有  
網罟豐年二篇

嵇叔夜琴賦曲引所宜則廣陵止息李善註應璩與劉  
孔才書曰聽廣陵之清散傳玄琴賦曰馬融覃思於止  
息明古有此曲韓皋謂嵇康當晉魏之際以魏文武大  
臣敗散于廣陵始晉雖暴興終止息於此故作二曲非  
也顧况廣陵散記云曲有日宮散月宮散歸雲行華嶽  
引然則散猶引也豈敗散之說乎

馮惟訥刻詩古逸用心勞矣然亦有未盡者姑錄其一  
二於此如越絕書漁父歌與吳越春秋稍不同其第二  
章曰心中自施子可渡河何為不出此當並載又昔者  
周公歸政於成王天下太平制禮作樂鳳凰翔庭成王  
援琴歌曰鳳凰翔兮於紫庭余何德兮以感靈賴先王

牙竹齋錄 卷之十  
今恩澤臻于胥樂兮民以寧見尚書中候此不載始皇  
二年八月十五日魏王子騫召鄉人男女二千餘人晏  
暢亭酒行命歌師唱人間可哀之曲曰天上人間兮會  
合疎希日落西山兮夕鳥歸百年一餉兮志與願違天  
宮咫尺兮恨不相隨見武夷舊志亦當增入  
八蜡祝詞  
筆乘云艸木歸其澤音達各反與壑作相叶蔡邕獨斷  
載祝詞土反其澤水歸其壑昆虫無作豐年若土歲取  
千百與禮文少異

漢高手勅

漢高祖手勅太子云吾以汝是元子早有立意無君臣  
威稱汝友曰皓吾所不能致而為汝來自為人大事也  
今定汝為嗣見殷芸小說然其文不古

闔閭墓銘

闔閭墓中石銘云吳王之夜室也嗚呼吾之君王棄吾  
之邦遷于重岡維岡之陽吾王之邦

見任昉述異記

秦姬曲

燕丹傳王謂軻曰今日之事從子計耳乞聽瑟而死召  
姬入鼓琴琴聲曰羅縠單衣可裂而絕八尺屏風可超  
而越鹿盧之劍可負而拔王於是奮袖超屏風走然則

秦王之免姬人力也乃賜夏無且金而不及姬人何耶  
甘泉歌

始皇作驪山陵周廻跨陰盤縣界水背陵障使東西流  
運大石於渭北諸民怨之作甘泉之歌云運石甘泉口  
渭水不敢流千人唱萬人謳金陵餘石大如堰三秦記

西漢文章

唐柳宗直編西漢文章只據正史及文選而編之遺軼  
甚多略舉一二如王褒祭金馬碧鷄神文曰漢持節使  
王褒敬祭金精神馬縹碧之鷄歸徠歸徠漢德無疆見  
於後漢史西南夷傳注又漢西都時南宮寢殿內有  
非寧非康不封不樹作靈垂光厥銘何依王史威長載  
于博物志雖歐陽集古趙誠明金石錄亦遺此也

嚴君平註

嚴君平註老子其文奇世多未見如云肝膽為胡越眉  
目為齊楚又云生不枉神死不幽志又云天地億萬而  
道王之衆靈赫赫而天王之僕者穴處而聖人王之羽  
者翔虛而神鳳王之毛者燕實而麒麟王之鱗者水居  
而神龍王之介者澤處而靈龜王之百川並流而江海  
王之又云言為禍匠默為害工進為妖式退為孽容嘗



鼎一鬻可知其味也內苑醞醞

郭象註

昔人謂郭象注莊子乃莊子注郭象耳蓋其襟懷筆力略不相下今觀其注時出俊語與鄭玄之注檀弓亦同而異也洪容齋嘗錄檀弓注之奇者於隨筆予愛郭注之奇亦復錄于此如逍遙篇注云大鵬之與斥鷃宰官之與御風同為累物耳養生主注云向息非今息故納養而命續前火非後火故為薪而火傳又以生死為寤寐以形骸為逆旅又云多賢不可以多君無賢不可以無君又云通彼而不喪我即所謂惠而不費也又云天

傳作天應載謂之曼馬行顯志賦思唐虞之晏晏第五倫上疏休曼曼之安欽明文思安安考靈耀作晏晏寬容獲

五十有九年石經曰肆高宗之享國百年漢杜欽亦曰

高宗享百年之壽費誓說文作柴誓史記作朐大傳作

鮮度作刑以誥四方周禮注云度作祥刑哀矜折獄漢

于定國傳作哀鰥哲獄大傳哀矜哲獄折民惟刑漢刑法志作

愆民天齊子民俾我一日楊賜封事作假我一日賜通桓帝

章句即歐陽尚書

母虐焚獨而畏高明大傳作無侮鰥寡而畏高明

皇帝始見於呂刑趙岐注孟子引甫刑曰帝清問下民

卷之十

三

三

無皇字然岐以帝為天則非

顏師古刊謬正俗云武成序往伐歸獸當依兽字費誓

序東郊不闢說文及古今字謂古闕字闕訓開故孔氏

釋云東郊不開不得徑讀為開

泰誓古文作大與大誥同晁氏曰開元間衛包定今文

始作泰或以交泰為說謬矣孔氏古文注大會以誓衆

周禮大卜注引洪範曰雨曰濟曰圍曰蠱曰剋詩齊子

豈弟箋古文尚書以弟為圍正義云洪範稽疑論卜兆

有五曰圍注云色澤光明蓋古文作悌今文作圍賈逵

以今文校之定以為圍鄭以賈氏所奏古文尚書曰滄

曰圍與周禮注同

論語釋文予有亂臣十人左傳叔孫穆子亦曰武王有

亂十人無臣字

韓子云孟子盡信書則不如無書書安可無也當作無

為書為治也言不如不讀也

戰國策云柳下惠三黜而不去或謂之曰可以去柳下

惠曰苟與人之異惡往而不黜乎猶且黜乎寧於故國

爾彼此所記一也其言繁簡工拙不同如此

漢人引經

何子容曰漢人引用經文與今本多不同尚書臯陶戒

舜無教逸遊王嘉引之作無傲佚欲教與教字意甚相  
 遠而教之意為尤長書上刑適輕下刑適重劉愷則曰  
 上刑挾重書黎民於變時雍陽朔元年詔則曰黎民於  
 蕃時雍書方命圯族蜀志晉書皆曰放命圯族書平章  
 百姓史記作便章徐廣注便平也劉愷傳作辨章鄭玄  
 注辨明也詩聽言則對誦言如醉賈山作匪言不能胡  
 此畏忌聽言則對諧言則退詩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  
 天之渝無敢馳驅揚秉作敬天之威不敢馳驅詩天天  
 是椽蔡邕傳作天天是加詩彼咀矣岐有夷之行朱浮  
 傳作彼咀者岐有夷之行禮記坊記曰君子之道譬則  
 性在天寶乃開又云堯有九龍之喻舜有卷僕之談周  
 公類之走狼仲尼比之逸狗又云律呂以聲無形玄黃  
 以色無質又云生之所無以為者分外物也知之所無  
 柰何者命表事也此語尤精可比于苟孟

王伯厚曰郭象註如聖人之在天下煖然若陽春之自  
 和故蒙澤者不謝淒乎若秋霜之自降故彫落者不怨  
 李太白云草不謝榮於春風木不怨落於秋天其語本  
 此注又曰世有假寐而夢經百年者則無以明今之百  
 年非假寐之夢者也邯鄲枕南柯守之說皆原此意幽  
 求子曰當其夢時觀山念水或志在舟楫因舟念水因

水念魚東坡夢齋銘意出於此

高允叔纂莊註其最奇者如不行則易欲行而不踐地  
不可能也無為則易欲為而不傷性不可得也又曰知  
以亡涯傷性心以欲惡蕩真又曰亂心不由於醜而恒  
在美色撓世不出於惡而恒由仁義悲夫又曰自三代  
以上實有無為之迹無為之迹亦有為者之所尚也尚  
之則失其自然之素故雖聖人有不得已或以槃夷之  
事易垂拱之性而况悠悠者哉槃夷創傷也又曰法聖人者  
法其迹耳夫迹者已去之物非應變之具也奚足尚而  
執之哉執成迹以御乎無方無方至而迹滯矣又曰夫

以蜘蛛蝓蛭之陋而布網轉丸不求之於工匠則萬物  
各有能也又曰安於命者無往而非逍遙矣故雖匡陳  
芟里無異於紫極閑堂也又曰夫清者患於太潔清而  
容物與天同也又曰許由伯夷高尚遠退被其風者雖  
貪冒之人乘天衢入紫庭猶慨然中路而歎况其凡乎  
故夷許之徒足以當稷契而對伊呂矣夫居山谷而弘  
天下者雖不俱為聖佐不猶高於蒙埃塵者乎雖難為  
其風少弊故可貴也曰夷許之弊安在曰許由之弊使  
人飾讓以求進遂至乎之噲也伯夷之弊使暴虐之徒  
得肆其毒而莫之敢亢也伊呂之弊使天下貪冒之徒

敢行篡逆惟聖人無迹故無弊也若以伊呂為聖人之迹則夷齊亦聖人之迹也若夷齊非聖人之迹則伊呂之事並非聖矣又曰世言莊子樂死惡生謬矣若然何謂齊乎所謂齊者生時安生死時安死生死之時既齊則無為當生而憂死耳

莊子言黃帝見大隗於具茨之山然黃帝訪道不止一具茨也又謁娥眉見天真皇人問三一之道皇人曰而既已君統矣又咨三一無乃朗抗乎乃授以玉佩金璫妙文詳龍蹻經見抱朴子書又見甯封於青城見玉匱甯封告帝天真皇人在娥眉山因授龍蹻等書見青城

唐子西曰許由不受堯之天下逃諸逆旅逆旅人疑其竊皮冠伯夷叔齊適周周使叔且往見之曰加富二等就官一列血牲而盟之二子相視而笑此雖寓言然人識見相遠奚啻九牛一毛其不信心者亦徃徃類此因於由尹述此以資一笑

### 刺孟

宋劉章嘗魁天下有文名病王充作刺孟柳子厚作非國語乃作刺刺孟非非國語江端禮亦作非非國語東坡見之曰久有意為此書不謂君先之也元虞槃亦有

非非國語是非非國語有三書也同邪異邪今以子厚  
之書攷之大率闢庸蔽怪誣之說耳雖肆情亂道時或  
有之然不無可取者其非滅密也曰康公之母誠賢邪  
則宜以淫荒失度命其子焉用懼之以數且以德大而  
後堪則納三女之奔者德果何如若勿受之則可矣教  
子而媚王以女非正也斯乃正論未可盡非至其非三  
川震曰山川者特天地之物也陰與陽者氣而遊乎其  
間者也自動自休自峙自流是惡乎與我謀自闔自竭  
自崩自缺是惡乎為我設此則肆情亂道甚矣是天  
不足畏之所縱出也所以來三子之咏與雙槐

李泰伯著論非孟子後舉茂材論題出經正則庶民興

不知出處曰吾無書不讀此必孟子中語也擲筆而出  
晁說之亦著論非孟子建炎中宰相進擬除官高宗曰  
孟子發揮王道說之何人乃敢非之勅令致仕鄭叔友  
亦非孟子曰軻忍人也辨亡也儀秦之流也戰國縱橫  
捭闔之士皆發冢之人而軻能以詩禮者也曰孟  
子何可非泰伯所以非之者謂其不當勸齊梁之君以  
王耳昔武王伐紂舉世不以為非而伯夷叔齊獨非之  
東萊先生曰武王憂當世之無君者也伯夷憂萬世之  
無君者也余於泰伯亦然至於說之叔友恰其遺說而

附和之吾無取焉

泰伯盱江人賢而有文子瞻諸公極推重之素不喜佛不喜孟子一曰有達官送酒數斗泰伯家釀亦熟一士人知其富有酒無計得飲乃作詩數首罵孟子其一云完廩捐階未可知孟軻深信亦還癡丈人尚自為天子女婿如何第殺之李見詩大喜留連數日所與談莫非罵孟子也無何酒盡乃辭去既而又有寄酒者士人聞之再往作仁義正論三篇大率皆詆釋氏李覽之笑曰公文采甚奇但前次被公喫了酒後極索寞今次不敢

相留聞者絕倒

泰伯一日與處士陳烈同赴蔡君謨飯君謨以營妓作酒烈已不樂酒行衆妓方歌烈併酒擲于案上作皇懼狀踰墻攀木而遁時泰伯坐上賦詩云七閩山水掌中窺乘興登臨對落暉誰在畫樓酌酒處幾多鳴鶻送潮歸晴來海色依稀見醉後鄉心積漸微山鳥不知紅粉樂一聲檀板便驚飛烈聞之遂投牒云李觀本無士行輒造賓筵詆釋氏為妖胡指孟軻為非聖按吾聖經云非聖人者無法合依名教肆諸市朝君謨覽牒笑謂來者云傳語先生今後不使弟子也

周公謹曰人各有好惡於書亦然如杜子美不喜陶詩

歐陽公不喜杜詩蘇明允不喜楊子坡翁不喜史記王  
充作刺孟馮休著剛孟司馬公作疑孟李泰伯作非孟  
晁以道作詆孟黃次伋作評孟若酸醜嗜好各亦自有  
所喜非若今人本無真識隨時好惡逐人步趨而然者  
且以孟楊馬遷陶杜異世遇諸名公尚有所不合今乃  
欲持區區之文以求識賞於當世不具耳目之人難矣  
哉後世子雲之論真名言也

用脩云泰伯集中內始論明堂制刑禁論富國策省欲  
論本仁論潛書廣潛書其引孟子不一而足古詩示兒  
云退當事奇偉夙駕追雄軻則尊之至矣後人舍經史  
而論小說以為無根之遊談故詳辨之

太玄

太玄經童之次五曰蒙蒙求兕其德不美言小人不義  
而取富貴如人之蒙突荆棘以求兕獸雖得之豈足慶  
也上九曰童蒙觸辟灰其首言以弱觸強適足喪其首  
而已增之次八曰兼貝以役前慶後亡言貪賂者之必  
敗也上九崔巍不崩賴彼峽岬峽岬小山也高山不崩  
由於小山相輔以喻人主不可無弼士也交之次五曰  
交于鸞猩不獲其榮鸞鸚猩能言之物交不擇地德  
而惟利口者是近何榮之有從之次六曰從其目失其



腹言從外失內即老子為腹不為目之旨也格之次六  
曰息金消石往小來奕金喻美惡喻石言養善除惡雖  
小去而大來也更之次五曰童牛角馬不今不古言恣  
已意而變天常則亦何所合也次八曰駟馬阻阻而更  
其御言政不調則當改革又不可泥常也太之次八曰  
豐牆峭址三歲不築崩言厚其牆而薄其足必有崩墜  
之憂君子不可不隆其本也守之上九曰與茶有守辭  
于盧首茶為白盧為黑言任老成而謝新進也視之次  
八曰翡翠于飛離其翼狐鼯之毛躬之賊言以文取禍  
也去之次八曰月高弦火幾縣不可以動動有愆言  
強而將虧火縣而歲就人之年老不可復仕也窮之次  
五曰羨無糝其腹坎坎不失其範羨無糝約矣腹雖不  
充豈失其正哉割之次七曰紫蛻齋雲朋圍日其疾不  
割雲五色為慶三色為齋紫蛻以象小人齋雲以象君  
子二者竝進若不刊除其邪斯為疾矣失之次六曰滿  
其倉蕪其田食其實不養其根此之為務末忘本者戒  
也次八曰雌鳴于辰牝角魚木牝宜童而角魚宜水而  
木言反正也

山齋  
雜錄

爾雅

爾雅小山岌大山垣大山宮小山霍郭璞註岌魚泣反

謂高過岷音桓官謂圍繞之邢昺疏云言小山與大山相並而高過于大山者名岷非謂小山名岷大山名岷也小山在大山中而大山圍繞之名霍非謂小山名官大山名霍也爾雅又有小山別大山鮮郭注不相連也鮮音息淺反釋名作甌音彥甌一孔者曰甌

綸組

爾雅綸似綸組似組禽經云風翔則風雨舞則雨霜飛則霜露蒸則露大戴禮夏商之季糟者猶糟實者猶實玉者猶玉血者猶血酒者猶酒語句皆奇古爾雅註綸與組皆草色東海有之綸鹿角菜組海中苔楊用脩曰

即今燕窩菜也說文綸青絲綸音關仲長統昌言身

半通青綸之綬而竊三辰龍章之服禽經註風鳶類越人謂之風伯雨一足鳥一名商羊霜鷓鷯露鶴也大戴禮註糟以喻惡實以喻善玉以喻賢人血憂色也酒以喻樂言政雖已失未至大亂周禮疏所謂雖土崩而不瓦解雖板蕩而不瓜分亦是此意○十三州志曰有秩

半通半章也昌言註

宋文帝受命頌南通舜梧北平堯柳用修云語極新按古文宅西曰外谷外本柳字堯柳豈從此耶北或當作西顏之推賦歲精仕漢風伯朝周以箕子為風伯謂箕

星好風也語亦新

埤雅椹謂之羅杉謂之錦棟謂之綾言椹木之文如羅杉木之文如錦也初則木文如織後則織文如木故有椹羅杉錦棟綾之號

呂氏春秋五時見生而樹生見死而獲死升菴曰言農候也望杏敦耕瞻蒲勸穡見生樹生也靡草死而麥秋至草木黃落未乃登見死獲死也

左傳宦其餘子亦為餘子註餘子嫡子之母弟也為治也門其三門左傳晉人不得志於鄭以諸侯復伐之十二月癸亥門其三門

春秋後語蘇代為燕說趙王曰今者自來過小水見小蚌方暴而鷸啄其肉蚌合而挾其喙曰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必見蚌脯蚌亦謂鷸曰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必有死鷸以兩叶脯妙出自然按春秋後語陸賈所著賈在漢初頗有文藻自新語外有春秋後語南中紀行又著感春賦盛引典誥今雖不傳而文心雕龍載其目實為上林子虛之先鞭又能交歡平勃以成復漢之策可謂通儒比之叔孫通豈不天壤耶延篤答高義方書今茲以五經為籩籩書傳為籩俎祖述堯舜憲章文武未

蝦蚌脯也

園丘

祭天園丘祭地方澤自古記之太史公封禪書曰天好陰祠之必於高山之下小山之上命曰時地貴陽祭之必於澤中園丘云雖言封禪事出無經然園丘亦以祭地前所未聞錄以紀異

漆器

唐太宗問褚遂良曰舜造漆器禹彫其俎其事見韓子由余對秦穆公曰舜作食器流漆墨其上國之不服者十三禹作祭器墨染其外朱畫其內國之不服者二十三

繁露

今所傳春秋繁露六一居士程泰之皆疑其非真泰之引通典所載繁露語曰劍之在左蒼龍之象刀之在右白虎之象鉤之在前朱雀之象冠之在首玄武之象四者人之盛節也又引寰宇記曰三皇驅車抵谷口又引太平御覽所載語曰禾實於野粟缺於倉又張湯欲以鷺為鳧祠祀宗廟仲舒曰鷺非鳧鳧非鷺愚以為不可諸如此類皆附物著理無憑虛發語者正與繁露所書之意合而今皆不載故特錄出之

孔子鼓琴

後漢書

卷三十一

古

孔叢子孔子晝息而鼓琴閔子自外聞之以告曾子曰  
嚮聞夫子之音清微而和淪入至道今也更為幽沉之  
聲幽則欲心之所為發也沉則貪德之所為施也夫子  
何感若斯乎於是同入閔焉夫子曰然吾有之嚮見狸  
方取鼠欲其得之故為是音汝二人者孰識諸曾子對  
以閔子夫子曰可以聽音矣

太平御覽引莊子曰孔子病子貢出卜孔子曰子待也  
吾坐席不敢先居處若齊飲食若祭吾卜之义矣此與  
子路請禱事相類今莊子無此文蓋逸篇也逸篇又得  
數則俟錄於此

射

以十鈞射者見天而不見雲以七鈞射者見鵠而不見  
鵠以五鈞射者見鵠而不見雀

鵠起

鵠上高城之堦而巢於高榆之顛城壞巢折凌風而起  
故君子之居世者得時則義行失時則鵠起

游鳧問

游鳧問雄黃曰今逐疫出魅擊鼓呼噪何也雄黃曰黔  
首多疾黃帝氏立巫咸使黔首沐浴齋戒以通九竅鳴

鼓振鐸以動其心勞形趨步以發陰陽之氣飲酒茹葱  
以通五臟夫擊鼓呼噪逐疫出魅鬼黔首不知以為魅  
祟也

亢鋸

礼若亢鋸之柄

亢率也礼有所斷割也  
率鋸之柄以斷物也

竈觚

仲尼讀春秋老聃踞竈觚而聽

踞竈  
類也

羊溝之雞

羊溝之雞三歲為株相者視之則非良雞也然數以勝

人者以狸膏塗其頭羊溝關雞處株也  
也雞畏狸也

夢

呂氏春秋不苟論云孔丘墨翟晝日諷誦習業夜親見  
文王周公旦而問焉孔子自言夢見周公今乃云兼夢  
文王此呂氏之臆說也孔墨並稱起於戰國之世其流  
及於漢儒雖韓退之亦不免

著簪

孔子游於少原之野聞有婦人哭之甚哀孔子使弟子  
問之對曰向刈著薪亡吾著簪是以哀之孔子曰刈著  
薪而亡著簪有何悲也對曰非傷亡簪吾所悲不忘故

也耕餘  
也博覽

顏子

王原叔云顏子讀書缺鏞三推不知所出余讀耕餘博覽內稱孔子晚年喜易韋編三絕缺鏞三推漆書三城下云出莊子然則鐵鏞事蓋夫子讀易故事王氏誤記以為顏子耶然云出莊子今莊子又無此文不知南丘又何據也余又讀東漢崔駰傳顏子明仁于度較注云度較未詳古聖賢事跡其淹沒不著者蓋多矣劉子謹獨篇顏回不以夜浴改容未詳所出

有若

荀子云有子惡卧而焮掌言其學之苦也夫晝寢之掌予登於十哲之列惡卧之有子乃不得與焉不知當時何以為進退也

曾子

顏之推曰曾子七十乃學名聞天下不知何據家語曾子少孔子四十六歲非老而學者

禹掛冠

朱子語錄砥柱銘上說禹掛冠莫顧過門不入掛冠是有箇文字說來今記不得是甚文字世間文字甚多只後漢書注內有無限事按淮南子有曰禹之趨時也履遺而弗納冠掛而不顧桓寬鹽鐵論亦曰禹感洪水身

親其勞簪墮不掇冠掛不顧又吳越春秋禹循江沂  
盡濟甄淮乃勞身焦思以行七年聞樂不聽過門不入  
冠掛不顧履遺不躡吳越春秋或言漢末人偽作不知  
三書孰創孰述也砥柱銘量不出此又不知朱子所謂  
有箇文字是見此三書中何書其謂後漢書注有無限  
事誠然後漢書注前漢所不及也又孟子禹八年於外  
而吳越春秋止云七年亦異  
徐彥伯樞機論曰中庸鏤其心左階銘其背王應麟曰  
鏤心未詳所出今中庸但有服膺之語余疑中庸豈一  
人耶恐非四書之中庸也

不欺

傳稱子產為政民不忍欺然觀生魚事安在忍欺也  
淮南子季子治亶父巫馬期易容貌往觀化焉見夜魚  
釋之巫馬期問曰凡子所為漁者欲得也今而釋之何  
也漁者曰季子不欲人取小魚也所得者小魚是以釋  
之巫馬期歸以報孔子曰季子之德至矣使人聞行若  
有嚴刑在其側者然則民不忍欺若子賤可也

釣

馮衍顯志賦臯陶釣於靈澤兮賴虞舜而後親注引呂  
氏春秋舜陶於河濱漁於靈澤今言臯陶未詳然衍必



自有據論語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皋陶觀此乃知舜與皋陶自齷澤垂綸之日而已相知矣人知太公之興以釣而未知皋陶之興亦以釣也

### 周公讀書

墨子南使衛載書甚多強唐子見而怪之墨子曰昔周公旦朝讀書百篇夕見七十二士相天下猶如此吾安敢廢書也王伯厚曰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大訓在西序讀書百篇謂此類也按一食三吐哺一沐三握髮周公見士之勤嘗聞之矣八讀書百篇惟墨子言之

子書中最有粹然之語如慎子曰昔者天子手能衣而罕夫設服足能行而相者導進口能言而行人稱辭故無失言失禮也王伯厚曰淮南主術訓魏文成王論袁宏後漢紀論皆本于此按慎子中今無此語蓋逸之矣文子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害也物至而應智之動也智與物接而好憎生焉好憎成形而智怵於外不能反已而天理滅矣此語與樂記相出入性之害樂記作性之欲史記作性之頌徐廣曰頌容也容字妙

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孝經緯之言也見東漢衛彪傳

註

楊子一毛

孟子曰楊子取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揚朱之書不傳于今其語無所考惟列子所載揚朱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舍國而隱耕古之人損一毫利天下不與也人人不損一毫不利天下天下治矣禽子問楊朱曰去子體之一毛以濟一世汝為之乎楊子曰世固非一毛之所濟禽子曰假濟為之乎揚子弗應禽子出語孟孫陽陽曰有侵若肌膚獲萬金者若為之乎曰為之曰有斷若一節得一國子為之乎禽子默然楊曰積一毛以成肌膚積肌膚以成一節一毛固一體萬分中之一物奈何輕之觀此則孟子之言可證矣隨筆

直躬

呂氏春秋楚有直躬者其父竊羊而謂之上上執而將誅之直躬者請代之將誅矣告吏曰父竊羊而謂之不亦信乎父誅而代之不亦孝乎信且孝而誅之國將有不誅者乎荆王聞之乃不誅也孔子聞之曰異哉直躬之為信也一父而載取名焉故直躬之信不若無信此以直躬為人姓名

鄧析

子產誅鄧析孔子家語中曾及之按列子書鄧析鄭人

操兩可之說設無窮之辭數難于產之政子產誅之呂氏春秋洧水大有富人溺死者有人得富者屍請贖而求金甚多富人黨以告鄧析曰但安之必無買此者得屍者患其不贖又告鄧析曰但安之必無人更賣者然後知析之辭說所謂兩可者此類是也

玄黃

後漢崔琦對梁冀曰將使玄黃改色馬鹿易形注云馬鹿而不言玄黃按禮器或素或青夏造殷因注云變白黑言素青者秦二世時趙高欲作亂或以青為黑黑為白民言從之至今語猶存也琦言即此書

稷狐

城狐不灌社鼠不燠謂其所棲穴者得所憑依此古語也故議論者率指人君左右近習為城狐社鼠予讀說苑所載孟嘗君之客曰狐者人之所攻也鼠者人之所燠也臣未常見稷狐見攻社鼠見燠何則所託者然也稷狐之字甚奇且新

船人

說苑晉平公遊于河而嘆曰安得賢士與之樂此也船人孟胥跪而對曰主君亦不好士耳何患無士乎公曰吾食客門左千人右千人何謂不好士乎對曰夫鴻鵠

一舉千里所恃者大翻耳背上之毛腹下之毳益一把  
飛不為加高損一把飛不為加下今君之食客門左右  
各千人亦有大翻在其中矣將皆背上之毛腹下之毳  
耶

國是

國是二字今人常用未知何出後漢書桓譚傳昔楚莊  
主問孫叔敖曰寡人未得所以為國是也叔敖曰國之  
有是衆所惡也恐王不能定也王曰不定獨在君亦在  
臣乎對曰君驕士曰士非我無從富貴士驕君曰君非  
士無從安存人君或至失國而不悟士或至饑寒而不  
適君臣不合則國是無從定矣莊子曰善頌相國與諸  
大夫共定國是也

鳧食糶

劉向新序鄒穆公有令食鳧鴈必以糶無得以粟於是  
倉無糶而求易於民一石粟而得一石糶吏以為費請  
以粟食之穆公曰去非汝所知也夫百姓飽牛而耕暴  
背而耘豈為鳥獸哉粟米人之上食柰何其以養鳥夫  
取倉之粟而移之於民此非吾之粟乎鳥苟食鄒之糶  
不害鄒之粟也粟之在倉與民於我何擇

賞先雍季

文公與荆人戰于城濮問於舅犯舅犯曰服義之君不足於信服戰之君不足於詐詐之而已矣問於雍季對曰焚林而田得獸雖多而明年無復也乾澤而漁得魚雖多而明年無復也許猶可以倚利而後無復遂與荆人戰大敗之及賞先雍季而後舅犯侍者曰城濮之戰舅犯之謀也君曰雍季之言百世之謀也舅犯之言一時之權也寡人既行之矣晉策哉子曰吾於晉乘取二三策而已賞雍季其一也用舅犯之謀以勝楚用舅犯之賞以賞季晉文善用賞矣犯無競容季無赧色師師哉

宰人上炙

文公時宰人上炙而髮統之文公召宰人而譙之曰汝欲寡人之哽耶何為以髮統炙宰人頓首再拜請曰臣有死罪三援礪砥刀利猶干將也切肉肉斷而髮不斷臣之罪一也援木而貫鬻而不見髮臣之罪二也奉熾爐炭火盡赤紅及炙熟而髮不燒臣之罪三也堂下得微有疾臣者乎公曰善乃召其堂下而譙之果然乃誅之乘晉

緯書

王浚川曰緯書多以三字為名如尚書考靈耀春秋元

命苞佐助期運斗樞文耀鉤感精符易坤靈圖通卦驗  
乾鑿度禮含元嘉詩含神露孝經援神契皆異端邪術  
之流假託聖經以售邪誣之說其書今雖不存而類書  
引用尚多終惑後學余按緯書名尚不止此如樂緯有  
動聲儀叶圖徵尚書又有璇璣鈴帝命驗中候春秋又  
有保乾圖潛潭巴演孔圖合誠圖考異郵漢含孳雒書  
甄曜度論語適輔象孝經又有鉤命決禮又有斗威儀  
又有河圖括地象錄運法會昌符赤伏符合古篇提綱  
子易有稽覽圖天人應詩又有汜歷樞

河圖要元篇

河圖要元篇云勾金之壇其間有陵兵病不起洪波  
登又曰乃有地脉土良水清勾曲之山金壇之陵可以  
度世上昇曲城要元篇蓋漢世緯書後漢書志注不載  
其目今見茅山志

意林

唐世未知尊孟氏故意林亦列其書而有差不同者它  
所引書如胡非子隨巢子纏子王孫子公孫尼子阮子  
正部姚信士緯殷興通語牟子周生列子秦青子梅子  
任奕子魏朗子唐滂子鄒子孫氏成敗志蔣子譙子鍾  
子張儼默記裴氏新言袁淮正書表子正論蘇子陸子

張顯析言于子顧子諸葛子陳子要言符子諸書今皆  
不得傳於世亦有不知其名者

王元美曰符子書在道藏中非隱僻而升菴以為已亡  
余在白下編求道藏皆非全書亦未得見符子今錄用  
脩所引隋藝文志二則於左

太公涓釣於隱溪蹠而隱崖不餌而釣仰咏俯吟暮則  
釋竿其膝所處石皆如白其跗觸崖若路

周人有製重裘而好珍羞欲為千金之裘而與狐謀其  
皮欲為少牢之膳而與羊謀其羞言未卒狐相率逃於  
重丘之下羊相藏於深林之中故周人十年不製一

五年不其一牢何則周人之言失之矣古諺有之築舍

道傍三年不成雖則不成遲猶有望也若夫休官而謀  
之於子納妾而謀於妻欲用孔子而謀晏嬰與子西欲

成其謀得乎

尸子書亦不傳今錄其雜出諸書者一二

尸子曰崑崙之墟玉紅之艸生焉食一實而醉卧三百  
歲而始寤鴻包○虎豹之駒未成文而有食牛之氣鴻鵠

之鷺羽翼未合而有四海之心說○孝已事親一夜而  
五起視衣厚薄枕之高下也○蒲衣生八年舜讓以天

下周王太子晉生八年而服師曠漢書稱孝已莊子稱

蒲衣子其事見此紀因學○仁意篇云燭於玉燭飲於醴

泉暢於永風春為青陽夏為朱明秋為白藏冬為玄英

田氣和為正光此之謂玉燭其雨時降萬物以嘉高者

不少下者不多此之謂醴泉其風春為發生夏為長羸

秋為方盛冬為安靜四時和為通正此之謂永風○楚

人有鬻矛與盾者譽之曰吾盾之堅莫能陷也又譽其

矛曰吾矛之利於物無所不陷也或曰以子之矛陷子

之盾何如楚人弗能應也今人稱自相矛盾者本此

禽經多粹語今錄其一二鳳翥鸞舉百羽從之鳳靡鸞

叱百鳥塵之注鳳死曰靡鸞死曰叱○鸞瑞鳥一日鳥

走首翼赤曰丹鳳青曰羽翔白曰化翼玄曰陰翥

土苻注顧野王苻緯圖曰鷄趣王者有德則見張華曰

鸞者鳳之亞始生類鳳久則五采變易故字從變省其

音如鈴巒巒然也周之文物大備法車之上綴以大鈴

如鸞之勢後改曰鑿○隨陽越雉鷓鴣也飛必南者翳晉

安曰懷南江左曰逐隱懷南逐隱名亦新○宋寮雖雖

鴻儀鸞序二語甚有文

禽經云雛上無尋鷄上無常雉上有文鷄上有赤上言

飛而上也雛之上不能尋鷄之上不能常鷄雉子也倍

尋曰常雉上能丈故計丈曰雉左傳都城百雉是也鷄



之上能赤赤古與尺通莊子云斤鷄斤亦尺也○楊用脩赤牘清裁用此赤字

### 孫饒碑

史記載優孟事曰楚相孫叔敖知其賢人也善待之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死汝必貧困若往見優孟言我孫叔敖之子也居數年其子窮困負薪逢優孟與言曰我孫叔敖子也父且死時屬我貧困往見優孟曰若無遠有所之即為孫叔敖衣冠抵掌談語歲餘象孫叔敖楚王及左右不能別也莊王置酒優孟前為壽莊王大驚以為孫叔敖復生也欲以為相優孟曰請歸與婦計之三

日而為相莊王許之二日後優孟復來王曰婦言何孟曰婦言慎無為楚相楚相不足為也如孫叔敖之為楚相盡忠為廉以治楚楚王得以霸今死其子無立錐之地貧困負薪以自飲食必如孫叔敖不如自殺因歌曰山居耕田苦難以得食起而為吏身貪鄙者餘財不顧耻辱身死家室富又恐受賂枉法為姦觸大罪身死而家滅貪吏安可為也念為廉吏奉法守職竟死不敢為非廉吏安可為也楚相孫叔敖持廉至死方今妻子窮困負薪而食不足為也於是莊王謝優孟乃召孫叔敖子封之寢丘費補之曰予嘗游浮光叔敖即是郡期

思縣人也期思今廢為鎮予得漢廷熹中所立碑書是  
 事微有不同云饒病甚臨卒將無棺槨令其子曰優孟  
 曾許千金貸吾孟楚之樂長與相君相善雖言千金實  
 不負也卒後數年莊王置酒以為樂優孟乃言孫君相  
 楚之功既慷慨高歌涕泣數行 投首王王心感動

覺悟問孟孟具列對即求其子而加封焉子辭父有命  
 如楚不忘亡臣社稷圖而欲有賞必於潘國下濕境堦  
 人所不貪遂封潘鄉即固始也而所載歌絕奇曰貪吏  
 而可為而不可為廉吏而可為而不可為貪吏而不可  
 為者當時有汗名而可為者子孫以家成廉吏而可為

者當時有清名而不可為者子孫困窮披褐而賣薪

吏常苦富廉吏常苦貧獨不見楚相孫叔敖廉潔不受  
 錢味其詞語憤世疾邪含思哀怨過於慟哭比之史記  
 所書遠甚聽者安得不感動也歐陽公集古錄謂微斯  
 碑後世遂不復知叔敖名饒又謂碑亦罕傳余以集錄  
 二十年間求之博且勤乃得之云梁谿漫志○按左傳艾獵  
 城沂註孫叔敖也則敖其名艾獵其字矣又名饒何以  
 左傳不載

微箕

史記世家箕子朝周過故殷墟感宮室毀壞生禾黍箕

子傷之欲哭則不可欲泣為其近婦人乃作麥秀之詩以歌之其詩曰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彼狡童兮不與我好兮尚書大傳則曰微子朝周過殷故墟見麥秀之蘄蘄兮禾黍之蠶蠶也曰此故父母之國乃為麥秀之歌歌曰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彼狡童兮不我好仇二書所載之歌只差末句一字惟書傳序與蘄蘄蠶蠶字不同宋玉笛賦枚乘七發皆作麥秀蘄蘄注麥芒也字之稍異不為要切但史記以為箕子而書大傳以為微子未知孰是

平準書

月修曰太史公平準書令遠方各以其物貴時商賈轉販者為賦而相灌輸此說未明班固食貨志採其語云令遠方各以其物如異時商賈所轉販者為賦而相灌輸此說渙然矣馬廷鸞所謂驅農民以效商之為也呂東萊尊遷抑固是以取書而不用志然紀事之文惟貴明白是以通鑑取志語也余謂貴時二字比如異時三字實更明當蓋商賈謀利物貴則轉販逐利所謂貴時商賈所轉販者官當其未貴時為賦而灌輸於京師貴則賈之故物不至騰湧而上享其利在郡縣輸本色於未貴時賦未嘗加在官賣之於貴時雖平其價不若

商賈之年大利而未嘗不利所謂不加賦而上用足也故貴字用得極確不知用修何取于如異時三字且此是官效商之為非驅農效商之為也

### 人物表

班史古今人物表如傳道者曾子乃列于顏閔仲弓之下首伯者齊桓乃居於四公之次魯隱列于下下而葛伯及於下中若以讓桓為行善而未盡彼廢祀仇餉者惡未極乎嫪毐列於中下而於陵仲子與之同等若以好名者誠非中道彼淫穢叛逆者尚可齒乎夔后夔也居夔於上下出后夔于下上韋承韋也宜韋於上下

武子與士會俱垂是一謚而離之且漢書紀漢事也乃總古今以著人表名義乖矣

張宴曰老子玄嘿仲尼所師文伯之母達於禮典而在第四田單以即墨孤城復強齊之大魯連忽於榮利藺子申威齊王退讓廉頗乃在第五大姬巫怪陳人化之國多淫祀寺人孟子違於大雅以保其身既被宮刑怨刺而作乃在第三

卞隨務光亦巢許之儔也而巢許獨在第二龍逢殺身亦箕子比干之徒也而龍逢獨列第三祝鮀佞人也而

與史魚之直同列商鞅殘刻之人白起苛暴之尤也而與薛居州樂正子之善士同科二世胡亥何以賢於燕喜魏假而在下中智伯子噲何以高于齊愍王越王無疆而居下上令尹子蘭與上官大夫一類也一中中一中下且上官大夫即靳尚也而兩出之田駢鄒衍何以列于莊周惠施之上元咺白公何以居於亥唐倚相之列左丘明與顏淵並列第二南宮适與公伯寮同在第一四又如宋昭公曹共公皆一人而兩出他如此類未可更僕數也

太師摯以下八人列於殷末師古以為紂時分散而去紂時大師少師勸微子行未嘗言已去國又論語適楚適蔡適秦皆周時國名則鄭玄作平王時者是

詛楚文

秦詛楚文跋尾曰右秦巫咸碑在鳳翔府學又一本告亞駝神者在今洛陽劉忱家書辭皆同惟偏傍數處小異按史記世家楚子連熊於名者二十有二獨無所謂熊相以事考之楚自成王之後未嘗與秦興難及懷王熊槐十一年蘇秦為合從之計六國始連兵攻秦而楚為之長秦出師敗之六國皆引而歸今碑文熊相率諸侯之兵以加臨我者正為此舉蓋史記誤以熊相為槐

耳其後五年懷王忿張儀之詐復發兵攻秦故碑文云  
今又悉與其衆以逼我邊境也是歲秦襄王二十六年  
也王遣庶長章拒楚師明年春大敗之丹陽遂取漢  
中之地六百里碑云克劑楚師復畧我邊城是也然則  
碑之作正在此時蓋秦人既勝楚而告於諸廟之文也  
秦人嘗與楚同好矣楚人背盟故秦人嫉之幸於一勝  
徧告神明著諸金石以垂示後世何其情之深切一至於此歟余昔固常怪秦楚虎狼之國其勢若不能竝立  
於天下然以此隣壤之近十八世之久而未嘗弓矢相  
加及得此碑然後知二國不相為害乃在秦盟詛之

已尋者比比皆是而二國獨能守其區區之信歷三百  
餘歲而不變不亦甚難得而可貴乎然而史記及諸傳  
記皆不及之也碑又云熊相背十八世之盟詛今世家  
所載自成王至熊相才十七世爾又云楚取我邊城新  
隍及郟長而史記止言六國退敗而已由是知簡策之  
不足盡信而碑刻之尤可貴也秦惠公二十七年周赧  
王之三年也自碑之立至今紹聖改元一千四百四十

年泊宅編

良邪代醉編卷之十終

現邪代醉編卷之十一

姑蘇張鼎思睿父父輯

古皖汪道亨汝立父校

大學古本

王文恪曰大學元文今見古本禮記鄭玄為之注依文釋義略通而已缺文錯簡亦不復識別至程朱始別為綱領三條目八分傳以釋之粲然有倫其義精矣其功大矣惜致知格物之傳獨亡遂為千古之恨然或以為非亡也移物有本末一節繼以知止能得又繼以聽訟吾猶人一節而結之曰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即釋

格物致知之義似亦可通蓋知物之本末終始而造能  
得之地是格物之義也而尤以知本為貴與程子之義  
亦不相妨朱傳之說精矣獨以聽訟一節為釋本末則  
可疑本末非綱領非條目何以釋為且本末既釋始終  
獨遺之耶近世或謂大學初無闕文亦無錯簡一依鄭  
氏之舊則余不能知也

### 方策

文武之政布在方策正義謂方牘簡策周禮內史凡命  
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鄭司農引春秋傳王命內  
史與父策命晉侯為侯伯策謂以簡策書王命又云  
四方之事書內史讀之王制祿則贊為之以方出之  
云贊為之為之辭也以方出之以方板書而出之杜子  
春云方直謂今時牘也儀禮聘禮束帛加書將命百名  
以上書於策不及百名書於方名書文也今謂之字外  
史掌達書名於四方謂若堯典禹貢達此名使知之或  
曰古曰名今曰字使四方知書之文字得能讀之

### 懷刑

君子懷刑先儒皆釋以為畏法懷字恐非畏字可解而  
刑字亦難以法字為斷切意刑字當解作儀刑如儀式  
刑文王之德及刑于寡妻之刑又尚有典刑及百辟其



刑之之刑蓋君子所懷者儀刑典刑可則而效之小人則直惠利之是懷耳佔

舉錯

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言舉直而加諸枉之上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言舉枉而加諸直之上則民不服錯猶置也此孫繼和之說也若諸家解何用二諸字

弗如

包氏云既然子貢弗如復云吾與女俱弗如者所以慰子貢也曹操祭橋玄文曰仲尼稱不如顏淵註亦引此為證

三思

人稱文子三思夫子不然之曰再斯可矣蓋曰再且未能何以云三思也使能再思不黨篡而納賂專權而興兵封殖以肥己矣不得其解者乃云三則私意起而反感若然則中庸所謂思之不得弗措管子所謂思之思之又重思之吳臣勸諸葛恪十思者皆非矣

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也

今之說曰不意舜之作樂至於如此夫子嘗曰韶盡美矣非不知韶也非不知舜也按古註相傳謂不意齊之作樂至此耳蓋舜為君夔典樂則其盛宜也君非舜工

非夔而忽見於齊庭詫齊也

上達下達

君子上達謂士人君子孝成行尊優入聖賢之域故曰上達小人下達謂農工商賈各治其事遂其終身之業故曰下達

吾其為東周乎

明道先生曰孔子必行王道東周衰亂所不忍為也伊川曰東周之亂無君臣上下孔子曰吾其為東周乎吾不為東周也周轍不西王綱解紐孔子作春秋託始於平王蓋傷東周之衰也刪詩於王風首錄黍離曰悠悠昊天此何如哉傷興復之無入也錄變風于節下曰

將西歸懷之好音其心未嘗一日而忘西周故又曰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故弗狃佛肸之召孔子皆欲往究而言之不狃叛季氏非叛魯也左傳吳將伐魯叔孫轍助之不狃曰非禮也君子不以所惡廢鄉今子以小惡而欲廢宗國不亦難乎其不忘故國如此則其以費叛也正欲張公室也佛佞之中牟亦猶不狃之費矣或曰傳謂興周道於東方非乎曰是未喻乎字之微旨也若曰吾其肯為東周之微弱偏安而已乎或曰不狃佛佞皆以叛書何也曰魯人知有季氏而不知有魯公久矣

况知宗國乎由求在四科之列而為季氏聚斂且助之  
伐顓臾况其下乎左傳之言曰家臣而欲張公室罪莫  
大焉是以黨惡滅君為功反以張公室為罪其書不狃  
佛肸之叛又何怪乎

謙詞

洪景盧曰子曰賜也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  
然非與子貢非不知也蓋辭讓而對事師之禮也鬻子  
對文王武王成王皆曰疑唯豈方唯而亦疑乎對君之  
體也太史公曰唯唯否否古之對友亦如此可以為

束修

日行束修以上束修非謂脯贄也蓋言束帶修飾之  
漢延篤曰吾自束修以來為人臣不陷于不忠梁商曰  
王公束修勵節賈堅曰吾束修自立君何忽忽相謂降  
耶此可證然古自有指脯贄為束脩者檀弓束脩之問  
不出境穀梁束脩之肉不行境中是也

吳曾漫錄曰後漢馬援杜詩延篤傳注皆謂年十五束  
帶修飾之意王林曰後漢傳注出於唐人之說未可為  
據觀鹽鐵論桑弘羊曰臣結髮束修得宿衛此正明驗  
漢人之語且在馬援諸人之先可無疑者然又觀北史  
劉焯不行束脩未嘗有所教誨二說皆通唐六典國子

生初入置束帛通典州學生束脩之禮注束帛一筐一匹脯一案五脰學生皆服青衿野客叢書

死生

季路之問夫子答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未知生焉知死死生人鬼知愚之所共疑而孔子之言只如此他日子貢問死人有知無知也子曰吾欲言死者有知恐孝子順孫妨生以送死也欲言無知恐不孝子孫棄親而不葬也賜欲知死人有知無知死徐自知之未晚也

太宰行人

上方載吳侵陳事曰陳太宰嚭使於師夫差謂行人儀曰是夫也多言案嚭乃吳夫差之宰陳遣使者正用行人則儀乃陳臣也記禮者簡策差互故更錯其名當云陳行人儀使於師夫差使太宰嚭問之乃善

區別

蘇子由云區以別矣如瓜疇芋區之區自反而縮如王祭不供無以縮酒之縮丹鉛錄

子糾小白

朱子桓公兄也子糾弟也若使桓弟而糾兄則仲之與桓不可同世之仇矣然左傳子糾實兄小白實弟越絕書管仲臣於桓公兄公子糾朱子之言豈未詳考乎要

之夫子一匡天下民受其賜之說還只是取其功焦弱  
侯曰薄昭與淮南厲王書曰齊桓殺其弟以反國程子  
因據此以糾為小白弟然荀子謂桓公殺兄越絕書謂  
子糾桓公兄也皆與昭不合蓋文帝為厲王兄特避就  
以為之諱耳考之管子載召忽之言曰百歲之後吾君  
下世有犯吾君命而廢吾所立奪吾糾也雖得天下吾  
不生也况與我齊國之政也觀此則糾之立有先君之  
命矣呂紀曰初鮑叔管子召忽三人相善欲相與定齊  
國以全子糾為必立召忽曰吾三人者于齊國猶鼎之  
足去一則不成且小白必不立矣不若三人佐糾而  
管子曰不可夫國人惡子糾之母以及糾小白無母而  
國人憐之事未可知不若令一人事小白夫有齊國必  
此二公子也于是鮑叔傳小白尹文子曰子糾宜立者  
也小白先入故齊人立之黃楚望曰考春秋立子以貴  
之義子糾魯出也魯女貴而班在衛上則子糾當立凡  
此文皆子糾為兄與當立之證千古是非未可臆決按  
史記襄公次弟糾奔魯其母魯女也管仲召忽傳之次  
弟小白奔莒鮑叔傳之小白母衛女也有寵於釐公觀  
兩次字兄弟之序可見

匏瓜

臨川人應柳之天文圖有匏瓜星其下注云論語吾豈  
匏瓜也哉正指星而言蓋星有匏瓜之名徒係于天而  
不可食正與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同義

六尺

學林云據周禮卿大夫之職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  
自六尺以至六十有五皆證之韓詩外傳國中二十行  
役則七尺者二十也其升降皆五年則六尺者十五也  
准此則孟子五尺之童乃十歲

為命

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大叔  
美秀而文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為而辨於其大夫之族  
姓班位貴賤能否而又善為辭令裨謀能謀於野則  
獲謀於邑則否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  
為於子羽且使多為辭令與裨謀乘以適野使謀可否  
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子大叔使行之以應對  
賓客是以鮮有敗事此宮文子所謂有禮也按此則鄭  
之為命非馮簡子不能斷而草創者子羽討論者裨謀  
略與論語不同故特錄之

帛肉

孟子註五十始衰非帛不履未五十者不得衣也七十

非肉不飽未七十者不得食也余謂非帛不煖非肉不飽者言到此年紀必不可無帛穿必不可無肉食非若未五十者便無帛也不至凍未七十者便無肉也不至餒若如註說則七十古稀世人有終身不食肉者蓋多矣

### 爨鍾

爨鍾許氏說文爨血祭也漢高祖紀爨鼓應劭曰殺牲以血塗爨呼為爨師古曰凡殺牲以血祭者皆為爨古人新成鍾鼎亦必爨之豈取爨鑄為義然則爨乃殺牲以祭之名朱子註蓋本應氏說當從說文為是

### 五羊食牛

萬章問百里傒五羊之皮食牛以干秦穆公孟子亦既據理辨之矣今讀史記晉獻公既虜百里傒以為秦繆公夫人媵於秦百里傒亡秦走宛楚鄙人執之繆公聞傒賢欲重贖之恐楚人不與乃使人謂楚曰吾媵臣百里傒在焉請以五羖羊皮贖之楚人遂許與之又百里傒薦蹇叔於繆公曰周王子頹好牛臣以養牛干之及頹欲用臣蹇叔止臣臣去得不誅據此則五羖羊皮乃秦設計以贖傒非傒自鬻也食牛干用乃初年干子頹非干繆公也其言庶幾近之

見禮知政

獻子庸曰見先王之禮即知其政聞先王之樂即知其德差等百王無可違忒非其虛靈洞澈之極何以有此此孔子所以獨擅生民未有之盛也此說甚勝

追蠡

焦弱侯曰高子謂禹之聲尚文王之聲蓋槩以聲音未辨其為何樂而豐氏獨以鍾解之今考追蠡追字都回切音堆追琢其章蓋取彫琢之義而字書以為治玉也周禮有追師掌追衡筭皆玉飾注追猶治也夏后氏之冠曰毋追音牟堆注謂追猶堆也以其形言之又加手為堆而追提同義揚子所謂提提仁義是也通觀字書並無以追為鍾紐者豐氏特據考工記有鍾縣謂之旋旋虫謂之幹又因蠡虫遂附會以為鍾紐即周禮之旋虫穿鑿甚矣細詳其義當為追擊之追無疑又按蠡有四義一良脂切音黎即瓢勺東方朔以蠡測海者是也一盧戈切音螺即海中大螺公輸厭見蠡出頭潛以足畫之其蠡終日閉戶不出是也一魯果切音裸即疥病左傳為其不疾癢蠡是也一蘆啓切音禮說文虫齧木中是也若此蠡字當從蘆啓切為是蓋高子以禹之樂用之者多故凡提擊之處率皆摧殘欲絕有如蠡



牙什再錄 卷之十一  
齧之形蓋追者槌也。蠹者其形似也。而文王之樂不然。是以知禹之獨尚也。此蓋未察世有遠近之故。宜孟子以城門之軌明之。

### 雲龍風虎

張璠從音隨從之。從去聲。雲出則龍必隨之。風出則虎必從之。猶曰龍從雲。虎從風也。今按此說甚異。諸家而理至。凡龍起必雲。而謂龍能致雲。非也。虎出必風。而謂虎能致風。非也。猶蟻徙必雨。乃雨氣感蟻。蜥蜴聚必雹。乃雹氣感蜥蜴。謂蟻能致雨。蜥蜴能作雹。可乎。古人多倒語。成文後人不達。便成滯義。古樂府云。虎嘯谷風起。龍興景雲浮。王褒曰。虎嘯而風冽。龍興而致雲。無怪乎今之誤也。

### 亢龍

賈誼新書曰。亢龍往而不能反。故曰有悔。有悔者凶也。潛龍入而不能出。故曰勿用。勿用者不可也。觀誼之言。如曰勿用者。戒使勿為。潛龍也。故曰潛之為言也。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蓋止使人無為。謂之勿。所謂勿用。取女勿用。有攸往。小人勿用之類。皆戒使勿為也。埋雅。

### 屯蒙

容齋隨筆曰屯蒙二卦皆二陽而四陰屯以六二乘初九之剛蒙以六三乘九二之剛而屯之爻曰女子貞不字十年年乃字蒙之爻曰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其正邪不同如此者蓋屯二居中得正不為初剛所誘而上從九五所以為貞蒙三不中不正見九二之陽悅而下從之而舍上九之正應所以勿用士之守身居世而擇所從所處尚監茲哉此等議論甚好

### 利用刑人

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三原王氏曰利用刑人刑即書所謂朴作教刑學記稱夏楚二物是也責之以警其怠惰使之從教程傳威之以刑者所以說去昏蒙之桎梏也若痛懲有甚于擊蒙似拷訊罪者非發蒙之道也

### 天與水違行

象曰天與水違行訟先儒謂天在上水在下其行相違故訟或謂上下體也非行也違者天西旋水東注有相左之義故取此象訟也

### 苞桑

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今之解者以苞桑為固結之喻非也苞桑豈固結之物乎蓋古人朽索六馬虎尾春

水之類也陸宣公收復河北後請罷兵狀云邦國之機  
隍綿綿聯聯若苞桑綴旒幸而不殊者屢矣此得其解

簪

豫之九四朋盍簪主弼云盍合也簪疾也謂朋來之速  
子美云盍簪喧櫪馬列炬散林鷗以簪為冠簪之簪古  
冠有笄不謂之簪簪後人所名弼言為是荷覺察云○  
偶讀古今事始女媧之女以荆釵及竹為簪不知何據  
觀此則簪之名古自有矣

龜

舍爾靈龜觀我朵頤龜有靈德伏匿而噎善潛而不志  
於養故古者簠簋皆為龜形於其上而大臣以貪穢坐  
廢者曰簠簋不飾也

噬嗑解

易噬嗑九四噬乾肺得金矢王弼註金剛也矢直也程  
子傳云金取剛矢取直以九四陽德也朱子乃引周禮  
古之訟者先入鈞金束矢而後聽之黃東發云周禮出  
于王莽之世未必盡皆周公之制若先取出金而後聽  
其訟周興來俊臣之所不為况成周之世哉蓋劉歆逢  
王莽之惡為聚財之囹旋激天下之亂而不果施行又  
可以誣聖經乎其說卓而正矣慎按淮南子齊桓公將

欲征伐甲兵不足乃令輕罪者贖以金刀訟不勝者出一束箭百姓皆悅乃矯箭為矢鑄金為刃遂霸天下歆之附會周禮實本于此慎又以為此說乃六國陰謀托之齊桓今觀管仲內政何等規模決不為此也管仲之所不為而謂周公為之乎丹

### 好爵爾靡

焦弱侯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相觀而善之謂摩鳴鶴以相和成聲好爵以相摩成德子夏易說如此今本作靡靡牛纏也取係戀之義然不如摩厲之說為長以韻讀之又叶

### 飛遯

遯卦肥遯無不利肥字古作𦉰與古蜚字相似後世因訛為肥九師道訓云遁而能飛吉孰大焉張平子思玄賦云欲飛遁以保名注引上九飛遯無不利謂去而遷也曹子建七啓云飛遁離俗金陵攝山碑偏懷飛遯皆可證

### 巳日乃孚

經典義理之說最為無窮以故解釋傳疏自漢至今不可槩舉至有一字而數說者姑以周易革卦言之巳日乃孚革而信之自王輔嗣以降大抵謂即日不孚巳日

乃孚已字讀如矣音蓋其義亦止如是耳唯朱子發讀  
為戊已之已洪适曰昔與易僧曇瑩論及此曰或讀作  
已紀音日如何瑩曰豈唯此也雖作已似音日亦有義乃言  
曰天元十干自甲至已然後庚庚者革也故己日乃孚  
猶云從此而革也十二辰自子至巳六陽數極則變之  
而陰於是為午故巳日乃孚猶云從此而變也用是知  
好奇者欲穿鑿附會固各有說云

### 豹變

君子豹變言變而為豹也揚子曰狸變則豹所謂豹變  
大人虎變言變而為虎也揚子曰豹變則虎所謂虎變

### 家食

不家食吉養賢也人君能養賢則天下之民皆得以耕  
食而鑿飲仰事而俯育不必家至而食之也若欲家至  
而食之殆齊威公遺老人食之類矣按此即養賢以及  
萬民之說甚明白

### 歸妹以須

本義曰須女之賤者未竟其說嘗考之天官書須女四星  
陸氏震云織女三星貴須女賤此取象之意也漢上  
之說亦然

渙其羣

六四渙其羣元吉渙有丘匪夷所思此文謂居陰得中  
上承九五當濟渙之任者也蓋言丘聚也能散其小羣  
使不至于滋蔓因為元吉能散其所聚之大者使不至  
於作亂唯大智者能之則非常人思慮所及也如舊說  
是聚有丘非渙有丘也

悔吝者憂虞之象也

或曰虞度也非也憂則悔矣何以吝乎古字虞與娛同  
孟子曰霸者之民歡虞如也戰國策顏觸云晚食以當  
肉安步以當車無事以當貴清淨貞固以自虞注虞娛  
同毛詩小序以禮自虞漢書郊祀歌神嘉虞又合好効  
歡虞太乙魏相傳君安虞而民和睦

洛書

佛典中論洛書帶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為肩六八為  
膝縱橫皆十五而五居其室今所傳膝誤作足亦無五  
居其室一句按古書多叶韻膝與七一韻為似又履一  
履即足之義不應又用足字

知來者逆

臨川王氏曰天下之事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易為知來  
而作故其數逆數也數往者順蓋因下句而並舉之非

謂易有數往之順數也。○楊升菴曰此說出于安公石  
易牖

潤之以風雨風未嘗潤也烜之以日月月未嘗烜也揚  
用修曰古人之文有因此而援彼者有從此而省彼者  
如沽酒市脯不食酒非可食也大夫不得造車馬馬不  
可言造也如此類皆是

馬為曳

其於馬也為曳郭氏雍曰馬字誤當作其于輿也為曳  
易曰見輿曳又曰曳其輪故輿有曳而馬無曳也

晉晝明夷

晝明夷誅也誅孫奕作昧明出地上為晝明入地中  
為昧得反對之義關子明曰蒙昧者厥道求乎明明夷  
亦昧也昧不明蓋傷之也孫氏奕本此

大壯則止

大壯則止遯則退也熊氏曰大壯剛以動而曰止非其  
象矣止蓋上字之誤大壯之勢陽上而不已遯則陽退  
諸家之說紛紛多牽會無取也

宣髮

考工記東人之事半矩謂之宣爍頭髮皓落曰宣易巽  
為宣髮宣字本或作寡周易巽為寡髮釋文云本又作

宣黑白雜為宣宣髮二字甚奇

一發

一發五犯注謂猶言中必疊雙也猗覺寮雜言曰世以射一矢為一發非也射畢十二箭方為一發十二箭乃能射五豕耳豈能一箭而得五豕哉退之作薛助教志云三發連三中的亦誤也按十二箭為一發不知何出然謂十二箭而得五豕亦不足以見獸之多愚謂一發者猶連中之意固不可謂一箭亦不必謂十二箭也○杜詩一箭正墮雙飛翼隋長孫晟射雕一發雙貫雙貫已奇况五貫乎故一字不可泥讀

騶虞

焦弱侯曰詩吁嗟乎騶虞說者因前篇麟趾為關雎之應故誤以騶虞為獸

卷耳

予嘗愛荀子解詩卷耳云卷耳易得也頃筐易盈也而不可貳以周行深得詩人之心矣小序以為求賢審官佯戾於荀旨朱子直以為文王朝會征伐而后妃思之是也但陟彼崔嵬下三章以為托言亦有病婦入思夫而卻陟岡飲酒携僕望矧雖曰言之亦傷于大義矣原詩人之旨以后妃思文王之行役而云也陟岡者文王



陟之也馬玄黃者文王之馬也僕痛者文王之僕也金  
罍兕觥者奠文王酌以消憂也蓋身在閨門而思在道  
途若後世詩詞所謂計程應說到梁州計程應說到常  
山之意耳內苑  
醍醐

平王之孫

詩平王之孫齊侯之子平王非周平王齊侯非姜氏之  
後也猶書稱寧王格王易稱康侯禮曰寧侯之類也汲  
冢周書云明王奉法以明幽幽王奉幽以廢法國語曰  
與王賞諫臣逸王罰之其稱謂皆類後世之謚耳

夏屋

言夏屋渠渠古注屋具也字書夏屋大屋也今以為居  
屋非矣禮周人房俎魯頌籩豆大房注大房王飾俎也  
其制足間有橫下有跗似乎堂後有房然故曰房俎也  
以夏屋為居以房俎為房室可乎又禮童子饋無屋亦  
謂童子戴屋而行可乎

熠燿

東山詩熠燿之訓為螢火又矣今詩疑他章有倉庚於  
飛熠燿其羽遂以熠燿為明貌而以宵行為螢火因裁  
其為詩也古人用字有虛有實熠燿之為螢火實也熠  
燿為倉庚之羽虛也有一明證可以決其疑小雅交交

桑扈有鶯其領與此句法相似此言桑扈之領如鶯之  
謂鶯即桑扈也彼謂倉庚之羽如熠燿之明非謂  
熠燿即倉庚也詩無達詁易無達象春秋無達例可與  
知者道耳用脩

鬲發

幽風一之日鬲發二之日凜冽注鬲發風寒也凜冽氣  
寒也今按鬲發指風是也凜冽乃氣寒結而為冰月令  
十二月水澤腹堅是也凜冽字從水其意易見鬲發之  
為風其義隱而難知以字言之鬲羌人吹角也其聲悲  
慘冬日寒風驟發其聲似之莊子所謂地籟宋王所謂  
鬲粟與詩意合鬲發今俗名頭管樂書名風管又可證  
焉林蕭翁云萬象惟風難畫莊子地籟一段筆端能畫  
風掩卷而坐猶覺瑟瑟之在耳然觀周公七月之詩鬲  
發二字簡妙含蓄又莊子畫風之祖也如毛萇詩注云  
漣風行水成文也蘇老泉衍之作文甫字說一篇古人  
謂六經為時文之祖信哉用修

常棣之華

毛詩常棣之華鄂不韡韡鄂花苞也今文作萼不華蒂

也今文作跗詩疏云華下有萼萼下有跗華萼相承覆  
故得萼萼而光明也由花以覆萼萼以承華華萼相覆  
而光明猶弟兄相順而榮顯唐明皇宴會兄弟之樓名  
曰花萼相輝唐詩有紅萼青跗之句皆用此義

焦竑曰鄂不萼萼不風無切本作柎說文鄂足也草木  
房為柎一曰花下萼通作不即今言花蒂也湖州有餘  
英溪餘不溪蓋此地有梅溪茗溪其流相通故曰餘英  
餘不義可見矣若作方鳩切則本注說文不鳥飛上翔  
不下來也與溪水全不相涉左傳華不注山人皆讀入  
聲誤也古不字讀作岳音或俯音並無作逋骨切以今

讀如卜乃俗音耳惟伏琛齊記引虞擊畿報經作柎言

此山孤秀似華跗之注于水深得之矣太白詩昔我遊  
齊都登華不注峯茲山何峻秀彩翠如夫容亦可證也

鳥聲

詩綿蠻黃鳥韓詩薛君章句云綿蠻文貌又睨睨黃鳥  
王靈山云睨睨黃鳥之色二字从目目視之知其為色  
也今註皆以為鳥聲似不及古注之為得

辨章

崔駰曰毛詩采菽平平左右毛氏傳曰平平辨治也正  
議云堯典平章百姓書傳作辨章則平辨義通讀詩記

引荀子云分不亂於上 不窮於下治辨之極也詩云  
平平左右今攷書傳不見辨章事史記作便章徐廣云  
下云便程則訓平為便也駟案尚書並作平字索隱云  
古文尚書作平字此文蓋讀平為浦庚切平既訓辨遂  
為辨章鄒誕生本亦同漢以伏生書為今文安國書為  
古文堯典今古文皆有之而作辨章者今文也特未知  
詩疏所援書傳為誰作耳昌黎袁氏先廟碑亦曰贊辨  
章○按考書疏中無辨章字不知伏生今文今何在

### 柳谷

周禮注引書曰分命和仲度西曰柳谷虞翻云鄭玄所  
著尚書古篆柳字反以為昧古大篆卯字讀當為柳古  
卯柳同字而以為昧王伯厚曰裴松之謂翻言為然余  
考宋文帝受命頌有南通舜梧北平堯柳之句蓋本此  
南為

史記索隱云春言東作夏言南為皆是耕作營為勸農  
之事孔安國強讀為訛字而訓為化似于紆回

### 中原有菽

野間謂之中原菽葉謂之藿螟蛉桑虫也螺贏蒲蘆也  
中原有菽庶民尚能采之以養其子桑間有虫螺贏亦  
能負之以養其子夫養其子者蓋為似續之計也彼小

民微物尚爾今王有子不能教誨之使之用善以為似  
續之計乃欲信讒而棄逐之何哉說者考之不精乃謂  
螺贏取桑虫負之七日化為其子雖楊雄亦有類我類  
我久則肖之之說近世詩人取螺贏之巢毀而視之乃  
自有螺如細如粟寄螟蛉之身以養之其螟蛉不生不  
死蠢然在穴中久則螟蛉盡枯其如日益長為螺贏之  
形穴竅而出蓋此物不獨取螟蛉亦取小蜘蛛置穴中  
寄如於蜘蛛腹脇之間其蜘蛛亦不死不生久之蜘蛛  
盡枯其子乃成今人養晚蠶者蒼蠅亦寄如於蠶之身  
久之其如為蠅穴繭而去殆物類之相似者又露蜂懸  
其窠每穴各綴一如如粟不知用何物

有比

詩曰取彼譖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比有比不  
受投畀有昊豺虎以殺為性則宜無所不食有比以載  
為德則宜無所不受今日豺虎不食有比不受且付昊  
天制其罪則惡之至也地於四方止言有比者有比朔  
地也寬大之至天於四時止言有昊者有昊遠天也辯  
祭之至

申甫

維嶽降神生甫及申蓋言申伯仲山甫皆宣王輔佐之

賢註乃以甫為甫侯甫侯乃穆王時人漢刑法志周道  
既衰穆王眊荒命甫侯度時非刑去宣王時遠矣觀蒸  
民一篇專美山甫功德則高高所美為山甫不疑按張  
子賢此語蓋據鄭康成註禮記之說然正義毛傳俱不  
然王伯厚之辨甚明曰仲山甫猶儀禮所謂伯某甫也  
周語云樊仲山甫蓋甫與父同若以仲山甫為甫則尹  
書甫蹶父皇父程伯休父亦可以稱甫矣不知子賢何  
以為對又考仲山甫魯獻公仲子曰山甫入輔於周食  
米於樊見權伯輿集

不日成之

古注不設期日也今注不終日也愚按不設期日既見  
文王之仁亦於事理為協若曰不終日豈有一日可成  
一臺者此古注所以不可輕易也

維昔之富不如時

首二倒字句也昔時之富善人是富今茲之疚君子在  
疚也茲年也古人謂茲為年取草木繁茂之義也呂氏  
春秋今茲美禾來茲美麥文選為樂當及時誰能待來  
茲昔時之富不如言君子之得志也今茲之疚不如言  
君子之失志也君子疚則小人肆故曰彼䟽斯稗䟽斗  
粟而米十為䟽䟽謂之糲斗粟而米九為糲謂之精

糲加於精疏斯粹矣是小人而加於君子不自審其分也替並立一下也彼為肆行之小人胡不自替以避君子而使我心專專然愴恍引長而不能自已也

玄鳥生商

詩緯含神霧曰契母有娥浴於玄丘之水睇玄鳥銜卵過而墜之契母得而吞之遂生契此事可疑也夫卵不出蓐燕不徙巢何得云銜即使銜而誤墜未必不碎也即使不碎何至取而吞之哉此蓋因詩有天命玄鳥降而生商之句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為之誣史記云玄鳥翔水遺卵簡狄取而吞之蓋馬遷好奇之過而朱子詩

傳亦因之不改何耶或曰然則玄鳥之詩何解也曰玄鳥者請子之候鳥也月令玄鳥至是月祀高禘以祈子意者簡狄以玄鳥至之月請子有應詩人因其事頌之曰天命曰降者尊之貴之神之也詩人之詞興深意遠若曰仲春之月禱而生商斯為言之不文矣如黃帝之生電虹繞樞蓋生之時值始電或虹見之候也帝俊生十日謂有十子而以甲乙丙丁名之也此而可誣亦將曰黃帝生於虹帝俊之子生于十日可乎詩又曰維嶽降神生甫及申亦本其生之地而尊且神之便謂甫申為嶽神所生可乎傳說為箕星生之日直箕也蕭何為

昴星生之日直昴也楚辭曰攝提貞于孟陬兮惟庚寅  
 吾以降屈原豈攝提之苗裔乎漢柳敏碑言敏本柳星  
 之後梁江總佞張麗華云張星之精其不根至今人皆  
 知咲之而不疑玄鳥之事者殆以經故豈知經旨本不  
 如是乎按古毛詩注云玄鳥至日以太牢祀高禘記其  
 祈福之時故言天命玄鳥來而謂之降者重之若自天  
 來古說猶未誤也自今詩傳信史記之訛耳

汝濱

汝濱序曰文王化行也君子從役於外其妻為樵薪之  
 事遵汝水之濱未見君子怒如調饑調韓詩作朝薛君  
 章句云朝饑最難忍易林云倘如旦饑覩二說其義晰  
 矣毛詩作調鄭氏求其說不得乃曰調音稠又改字作  
 朝調饑也稠饑也朝饑也愈解而愈離真不若朝饑之  
 為長也

將仲子

將仲子莆田鄭氏曰此淫奔詩也玩其詞亦有可疑其  
 首章無踰我里無折我樹杞豈敢愛之畏我父母二章  
 曰無踰我墻無折我樹桑豈敢愛之畏我諸兄此與召  
 南無感我悅詩一意且人情能知畏憚其父母諸兄之  
 言亦庶幾執鄭氏之說或未敢信與小序亦不合



羔裘

羔裘刺時也晉昭公有曲沃之偏孤危將亡而其臣又不為保障之謀故國人憂之而作是詩意謂在位不能備禦曲沃但華衣服而美詞語爾居居究究集傳以為未詳按爾雅居居究究惡也蓋言在位者不肯恤民謀國爾

東山

東山言周公東征之歸也其二章云熠燿宵行毛云熠燿燐也燐螢火也古今注及埤雅爾雅翼皆因之陳思王論螢火夜飛夜飛非宵行耶集傳曰宵行虫名或別有解也

星有好風

邢巡舉曰洪範曰星有好風星有好雨又曰月之從星則以風雨註月經於箕則多風離於畢則多雨也而孫子火攻之法乃曰起火有日日者月在箕壁翼軫也四宿者風起之日也箕之外又有壁翼軫三星好風

鼉鼓

鼉鼓陸機曰鼉似蚺蜍皮堅厚可以冒鼓韻會云鼉宵鳴如桴鼓今江淮間謂鼉鳴為鼉鼓其數應更故吳越謂之鼉更未見有以皮冒鼓者樂書曰詩人託之其鳴

應更為靈德之應非實鼓也如簫音似鳳故謂之鳳簫  
即此類

下武惟周

下武美武王也集傳曰下義未詳周氏曰凡物扶植之  
則上偃仆之則下武者即書所謂偃武也言周雖以  
武定天下然伐商之後偃其武馬散之華山之陽牛放  
之桃林之野車甲解而藏之府庫倒載干戈包以虎皮  
天下皆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故曰下武惟周

大麓

揚用修曰孔叢字宰我問書云納于大麓烈風雷雨

何謂也孔子曰此言人之應乎天也堯既得舜歷試  
諸難使大錄萬機之政是故陰清陽和五星來備風雨  
各以其應不有差錯愆伏明舜之行合于天也此說與  
注疏合意古相傳如此今以大麓為山麓是堯納舜于  
荒險之地而以狂風霹靂試其命何異于茅山道士之  
闢法哉。愚按堯作錄既可疑且前百揆四門字俱實  
而大錄字獨虛又與納于二字意不順還當作治水說  
時叙穆穆者以效言則弗迷字當從風雨說

四岳

四岳孔平仲謂為一人集傳因之揚用修曰漢書三公

一人為三老次鄉一人為五更注云五更知五行者安知四岳非知四方者乎劉珥江泰之曰五官中即未聞五箇四門博士豈是四人今翰林有五經博士欽天監有五官挈壺亦止一人蓋信平仲之言矣章俊卿曰二典故四岳皆以僉曰為對豈可指四岳為一人哉愚按四岳之官在唐虞時如羲和之類羲仲和仲羲叔和叔以掌授時四岳以掌四方其在于周即周公居東召公居西之類未可以三老五更為比且舜之咨四岳曰有能四岳之舉舜曰師錫皆非一人之辭所以謂為一人者祇為求合二十二人之數耳或謂稷契皋陶皆申命設不復勅戒之亦似牽合思直謂二十二人之字未必無誤留以俟明者

象刑

容齋續筆虞書象刑惟明象者法也漢文帝詔云有虞氏之時畫衣冠異章服以為戮而民弗犯武帝詔亦云唐虞畫象而民不犯白虎通云畫象者其衣服象五刑也犯墨者蒙巾犯劓者赭其衣犯髡者以墨蒙其髡犯宮者扉扉草履也大辟者布衣無領楊雄法言唐虞象刑惟明說者引前為證然則唐虞之所以齊民禮義榮辱而已不專於刑也秦之末年赭衣半道而姦不息國

朝之制減死一等及胥吏兵卒配徙者涅其面而刺之本以示辱且使人望而識之耳久而益多額常溢至十餘萬兇盜處之恬然蓋習熟而無所耻也羅隱諷書云九人冠而一人髻則髻者慕而冠者勝九人髻而一人冠則冠者慕而髻者勝正謂是歟老子曰民常不畏死柰何以死懼之若使民常畏死則為惡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可謂至言苟卿謂象刑為治古不然亦正論

宥過

宥過無大刑故無小前人解作過雖大亦宥之故雖小亦刑之然於理未安如馳馬而蹴斃小兒此過之大者亦可宥乎若命人守果實拈取小果食之此故之小者也亦將刑乎當作宥過無宥其大謂小者則宥大者則不宥所以使人儆畏不敢懈怠也刑故則無刑其小謂稍大則刑小者則不刑所以示吾寬德不為苛細也

怠棄三正

怠棄三正說者以為子丑寅三正也當夏之時不知王朝三正並頒於諸侯耶抑止頒夏正也而柰何責有扈以怠棄三正且不奉正朔是欲擅變禮樂改易制度何得云怠棄而已稽疑曰傳以天地人為三正此說簡明切當視前說似優。愚按孔氏傳以天地人之正道為

三正

子若觀火

子若觀火子亦拙謀或以我視汝清明若觀火非也夫火雖不可嚮適猶可撲滅故火蔓延則當撲之今乃坐視其延熒是拙謀矣人臣不從上令則當刑以驅之乃今聽其所為成就其過惡是與觀火者何異惡得不謂之拙謀

說築傳巖

傳以築為居孔傳云傳氏之巖有澗水壞道常使胥靡之徒築之說賢而隱代築以供食孟子亦云傳說舉於版築之間當以為據築為一居之說恐未安也

高宗彤日

高宗彤日此史臣追叙其事不應逆書廟號因篇首高宗二字而曲為之說耳嘗考祖庚彤祭高宗之廟而祖已諫之故有豐昵之戒辭上曰淺直亦告少主之語耳彤祭高宗而曰高宗彤日者謂高宗之廟彤祭之日也如仲康命胤侯而曰胤侯命掌六師高宗命傳說而曰惟悅命總百官書中如此者乃史氏立言之法

詔王子出廸

按論語言微子去之是不仕于王朝而遯去耳左傳言

銜壁與觀史記言牽羊抱茅必無是事以商王同父之  
兄而自歸於武王是忘君辱身而先亡其宗國矣微子  
必不為也武王既平殷之後擇取親賢而立之耳其命  
曰建爾上公尹茲東夏往敷乃訓詳其詞意豈成王克  
武庚後而始封紂

師渡孟津

書經稽疑云戊午師渡孟津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  
自河至朝歌四百里許五日而至左右曰何其速也武  
王曰紂使膠鬲問師期我告以甲子恐失期而膠鬲死  
於是亟行軍吏又曰請少緩武王不可曰膠鬲賢者也  
此傳雖不見經而以此解經為合夫王者之師正而不  
苛不乘人以險不掩人以不備也

無偏無陂

陂音秘古文作頗唐玄宗以此句韻獨不協因周易泰  
卦無平不陂釋文陂字亦有頗音遂下詔改無頗為無  
陂今按頗陂二字皆從皮古字通用但須改音不必改  
字也

越若來三月

朱子語錄載劉諫議云越若發語辭來三月猶言明三  
月也又漢律歷志引書武成篇云越若來既死魄雖亦

偽書然亦可見古人文法句讀皆如此劉說為有證而不當復釋為逆遷來也

小子同未在此

小子周公自謂也周公東征時召公專任國事今周公雖歸而在位然謂召公今日任事當同我昔日未在此之時未可言去也况上文經曰在今平小子旦則此小子又豈可指成王也

誕受姜若

皇天改大邦殷之命惟周文武誕受姜若諸傳或以為出姜里之囚而天命始順或以為姜里逐地而文王順處之或以為天所眷祐或以為厥若之誤其義皆不通按韻書姜善也若順也誕受姜若者蒙上文而言皇天改大邦殷之命惟周文武大受而善順之大受者見其極負荷之重善順者見其有靈承之實也此二句與君真天降喪于殷厥既墜命我有周既受同意

菴荒度作刑以詰四方

古者刑清律簡至周而律益繁穆王哀民之易麗於法也故五刑之疑各以贖論觀其訖富惟貨之戒必非為斂民財而作也刑之可疑則赦其罪而罰之金乃哀矜敬慎之至非謂罪皆可贖而使富者得生貧者獨死也

一篇之中察獄情之隱痛鑒天道之神明示戒勸于報應之間咨嗟懇惻諄復詳練罰贖特篇中之一事耳小序專言訓夏贖刑遂使解者肆為譏詆惜哉愚按記八十九十曰耄耄雖昏亂之意然實以年歲言也荒度二字定當如禹謨內荒度二字同看

所其無逸

魏子才曰關西方言致力于一事為所適言而義遠李獻吉曰西土人謂着力幹此事則呼為所書曰王敬作所又曰所其無逸皆是當時方言今作處所解之愈覺不通此深得經旨

典祀無豐于昵

注祖宗莫非天之嗣主祀其可獨豐于禰廟乎愚意此說未精蓋雉雉之異未必專為祭祀感召天特因是日以儆戒殷王耳故祖已以天命告之而未復云罔非天胤言人君皆天之胤嗣天豈有厚薄于其間哉典祀而豐於昵以祈年請福無是理也猶所謂獲罪于天無所禱也之意昵近也天道遠人道邇故以昵言之若以禰廟為昵而謂王厚于其禰薄于其祖意味淺矣

前徒倒戈

注謂商人自相屠戮愚意不然商師皆其同類豈有自



相殺之理若前徒與後徒相殺則是前徒不敢敵武王而後徒猶敢敵武王也按倒乃倒轉之義不言反而言倒則其非自相殺明矣所謂攻于後者非攻伐之攻紂師如林後無空路前師反奔排擠而北有似于攻也血流標杵一時蒼茫蹂踐之餘不能不傷人耳杵楯也或曰槽也

羔

張子賢曰周禮卿執羔注取其羣而不失類介庸云羣而不黨致恭以有禮春秋繁露云羔飲於其母必跪而乳類有禮者介甫前說本於注而小不同不失其類與不黨則有間矣後說全用繁露○余攷陳氏注羔取其羣而不失其類且潔素也竊謂羣不失類凡物小時皆然豈必羔也不黨似亦無謂還取有禮潔素為是事上有禮處已能潔

靡草

月令靡草死呂氏春秋云孟夏之昔殺三葉而獲大麥注昔終也三葉薺蒼葶蘆薪實也見三葉死則大麥可獲矣月令本出自呂氏即以其書解之為宜董仲舒云葶蘆枯于仲夏欵冬華于嚴霜

苦菜

月令四月苦菜秀今人多不識其的為何物也考神農本草一名茶草一名游冬凌冬不死詩云誰謂荼苦又董茶如飴爾雅云荼苦菜是也王冰素問注引用月令苦菜作吳葵意吳葵或即茶耶

### 燒灰

月令仲夏云令民毋文監以染毋燒灰鄭氏注為傷火氣火之氣於是為盛火之滅者為灰張湜曰若謂傷火氣故仲夏之月令民毋得燒灰則當若古者太原寒食不舉火然後可是可一笑耳季秋乃有艸木黃落乃伐薪為炭之語意灰字必是炭字復讀呂氏春秋紀仲夏

云無刈監以染無燒炭高誘注艸木未成不欲天物季秋云艸木黃落乃伐薪為炭注草木節解芥入山林作炭詳二注其義甚曉然則灰當為炭無疑已灰炭二字相類一時書寫之誤鄭氏注時畧不致審遽任意為解

雲谷雜記

### 姑息

楊用修曰檀弓曰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注姑且也息休也其義殊晦按尸子云紂棄黎老之言而用姑息之語注姑婦女也息小兒也其義始明白合表出之

### 孚尹

長甲心年扁

卷之十一

三五

李尹旁達古注乎尹者浮筠也言玉之澤如竹膜之膩如女膚之滑也與今注不同元稹出門行詠商人採玉事云求之果如言剖則浮筠膩騏驎千里變鴛鴦七十二浮筠用古注義也古注今廢不用故罕知之

### 竹本象

焦弱侯曰笏大夫以魚須文竹謂以竹為笏而刻畫為魚須之文以飾之蓋大夫下於諸侯故不敢用象而文以魚須亦示華重之意若士又下於大夫故直用竹之本形為笏而不加飾其視魚須為又殺矣此象字與諸侯以象象字不同本象者言用竹之本形也應氏謂士以遠君而伸故飾以象則是位下大夫而儀文顧與諸侯相埒豈先王辨等之禮哉

### 奠雁

焦弱侯曰奠雁古禮也詩云雝雝鳴雁旭日始旦士如歸妻迨冰未泮親迎執雁先儒謂取不再偶之義恐未然蓋古人重冠昏皆以士而用大夫之服不以為僭大夫相見執雁昏禮既以士而服大夫之公服乘大夫之墨車則見婦翁不得不用大夫之贄禮矣士宜執鳧矣執大夫之雁取其攝盛也若謂親迎之始遂期其將來如孤鴈失不再偶恐非人情

見於母母拜之

母之拜子先儒疑焉疏以為脯自廟中来故拜受然冠  
不干廟脯何從來也呂氏以為母有從子之義故屈其  
體以伸斯須之敬似勝 愚謂見於母拜母也母拜之  
母答拜也見於兄拜兄也兄拜之兄答拜也蓋母無拜  
子之禮兄無拜弟之禮惟此成人而與為禮乃答其拜  
故曰母拜之兄拜之也故曰與為禮猶云子以禮見母  
而母與之為禮不直受之也兄亦然弟則因兄而及之  
耳

羸股肱

禮王制云羸股肱鄭注云謂樽衣出其臂脛今書皆作  
掞甲之掞國子博士玄該云掞當作樽音宣掞是穿著  
之名非出臂之義案字林蕭讀是徐爰音患非也顏氏家訓

魚乙

俞王吾曰內則云狼去腸狸去正春兔去尻狐去首豚  
去腦魚去乙鱉去醜鄭注皆為不利人也乙魚體中害  
人者東海鱸魚有骨名乙在目傍狀如蒙刺食之鯁人  
不可出爾雅云魚枕謂之丁魚腸謂之乙魚尾謂之丙  
鄭玄謂乙為魚骨爾雅則以為魚腸皆以其如篆書乙  
字之狀也若以狼去腸推之則魚之乙非腸矣乃魚骨

也○按魚腸何害於人而去之其為骨信是但因狼腸而疑魚乙之非腸則古人作文之法又似不可泥

姆教

內則姆教婉婉聽從陳註婉謂言語婉謂容貌俱順柔貌埤雅云婉妻道也婉母道也聽婦道也從姑道也左傳云姑慈而從婦聽而婉

尚耳

祭義卿大夫袒而毛牛尚耳陳註耳主聽欲神聽之也按牛不能以耳聽而以鼻聽且以牛之聽求神之聽似無意義埤雅曰詩云爾牛來亦其耳黑黑言其耳黑也蓋牛之為物病則耳燥安則溫潤而深古古之視牛者以耳

矢魚

矢魚于棠註矢觀也洪容齋曰竊謂射也周禮所謂矢其魚鱉而食之是也推而上之若臯陶矢厥謨亦射義也訓直者未當周道如砥其直如矢乃詩人比喻之詞故可以云直如書之矢謨詩之矢魚皆出於任意而為之故可以言射臯陶矢謨即董仲舒之射策○朱子曰據傳曰則君不射是以弓矢射之如漢武親射蛟江中之類王應麟曰淮南時則訓季冬命漁師始漁天子親

往射魚則尤氏陳魚之說非矣

風馬牛

楚子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  
按牛走順風馬走逆風牛馬風逸往往相及楚是以云

爾雅

